

尚書 菁篇

五十一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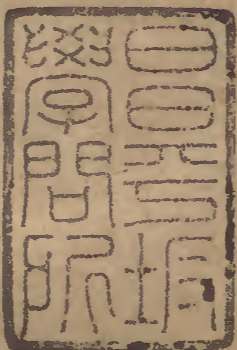
周書

康王之誥

畢命

君牙

冏命



漢書門			
八	九	四	類
方	一	二	冊
二	〇	〇	架

內閣文庫			
八	九	四	類
方	一	二	冊
二	〇	〇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194
冊數	20(19)
函號	273 1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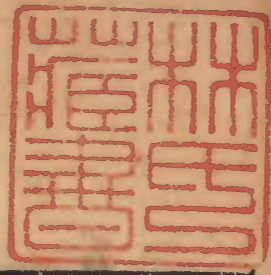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尚書葦籥

康王之誥

此誥與上顧命同在癸酉

記康王即位朝見諸侯之禮太保暨芮伯二節群臣陳戒于君王若曰三節康王求助于臣末節記朝畢而仍宅憂以結之前篇成王之終此篇康王之始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

尚書葦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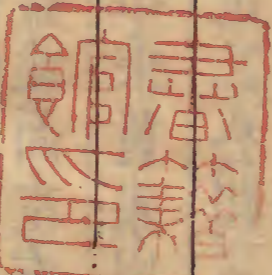
周康王之誥

漢草文庫

東海浦士遊輯著

古瀋張孫振鑿定

篇古文分二簡首節



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

此卽位儀注康王朝見諸侯與天下正始前王入翼室恤宅宗此正從翼室出朝諸侯諸侯出廟門侯亦正俟王惟王出在應門故二公又率之而入耳出還是出廟門而立應門之內爲執瑁以朝諸侯故應門之內蓋內朝也御朝不是御門以諸侯入門左右可見左右自外向內之辭東西有定嚮左右無定在也二公爲二伯各率所掌諸侯隨其方爲位皆北面左右二字自爲句言趨而列于左趨而列于右皆布乘黃朱以下皆就諸侯說非就二公說太保二句亦非是一公覲王諸侯朝見新君故二公引之布乘

黃朱交際以馬爲主物色以朱爲正四馬曰乘言乘黃正是馬色黃下言朱朱非馬色只朱其鬣耳周人尚赤故貴朱孔傳謂來朝而遇國喪遂因見新君古以賓禮親邦國稱諸侯曰賓圭不是璧是命圭奉圭者奉以合瑁也圭字不可對幣兼字對上乘馬言既有馬又兼之幣黃朱陳于庭故曰布圭幣執于手故曰奉稱訓舉卽拱手之舉圭以合符于天子故曰奉一二見非一二總以蕃衛王故曰臣衛壤奠猶云獻贄只指馬幣言如云皆布四匹黃馬而朱其鬣以爲庭實賓又舉所奉之圭兼以幣而致詞曰一二天子之臣在外爲蕃衛者敢執壤土所有乘幣奠之于庭

既爲此言，乃皆再拜稽首，用盡禮致敬，以正王爲天子。有引而不發意。將進告王也。義嗣德三字，史臣就答拜上形容出。嗣德猶言嗣位，謂新君以嗣德爲義，不以嗣位爲僭。所以答其拜受其幣，自許與諸侯爲主也。禮以義起，故曰義。吳氏以爲後者拜，未爲後者不拜。康王之拜諸侯，若以爲君不當拜而不拜，則疑未爲後也。且純乎吉禮也。康王義在繼體，嗣先人之明德，故答拜者正其爲後，且知以喪見也。言答拜不答稽首，逆子釗于南門之外，與天下共之王義嗣德答拜與天下受之。

按周制天子有四朝：一曰外朝，秋官朝士掌之；二曰中

門，夏官司士正其位；三曰內朝，卽路寢之朝；四曰詢事之朝，小司寇掌其政，恒言三朝者以詢事之朝非常朝，故不言也。杜佑云：天子路寢門有五，其最外曰臯門，二曰庫門，三曰雉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之內則路寢也。臯門之內曰外朝，朝有三槐，左右九棘，近庫門有三府，九寺，庫門之內有宗廟，社稷，雉門之外有兩觀，兩觀之外有詢事之朝，在宗廟社稷之間。雉門內有百官宿衛之廨，應門內曰中朝，中朝東有九卿之臺，燕朝卽路寢之朝，太僕掌之。陳祥道云：周官太僕掌燕朝之服，位宰夫掌治朝之法，司士掌朝儀之位，朝士掌外朝之

法此言天子之朝也禮記文王世子云公族朝于內朝
庶子掌之其在外朝司士掌之又玉藻云朝服以日視
朝于內朝退適路寢聽政然則文王世子與玉藻所謂
朝者諸侯之朝也蓋天子庫門之外外朝也朝士掌之
路門之外治朝也宰夫司士掌之路寢燕朝也太僕掌
之諸侯亦有路寢有外朝則文王世子所謂內朝者玉
藻所謂路寢也玉藻所謂內朝者文王世子所謂外朝
也玉藻于路寢之外言內朝則又有外朝矣諸侯內朝
司士掌之其官與天子同燕朝庶子掌之其官與天子
異天子有五門而諸侯惟有臯應路三門而已明堂位

稱魯公之宮云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言名制
二兼四是魯無臯門應門矣檀弓云魯莊公之喪既葬
而經不入庫門是庫門在雉門外矣郊特牲云釋于庫
門內言遠當于廟門廟在庫門之內也小宗伯云右社
稷左宗廟則外朝在庫門之外臯門之內明矣又魯語
云天子及諸侯合民事于外朝合神事于內朝註云神
事謂祭祀也民事謂頒攻事也然則孔子之在朝廷蓋
在外朝也○正義曰禮記曲禮云九州之長曰牧五官
之長曰伯是職方鄭玄云職主也謂爲三公者是伯分
主東西者也周禮大宗伯云八命作牧九命作伯鄭云

謂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爲二伯此禮文皆伯尊于牧牧
主一州明伯是中分天下者也禮言職方是各主一方
也此二伯卽以三公爲之隱五年公羊傳云諸公者何
天子三公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何以
三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
處乎內是三公爲二伯也公羊傳所言周召分主謂成
王卽位之初此時周公已薨故畢公代之王肅云畢公
代周公爲東伯故率東方諸侯然則畢公是太師也當
太師之名在太保之上此先言太保者于時太保領冢
宰相王室任重故先言西方北面以東爲右西爲左入

左入右隨其方爲位嫌東西相向故云皆北面將拜王
明北面也○定十年左傳云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
向魍魎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正義曰于時
諸侯其數必衆衆國皆陳四馬則非王庭所容諸侯各
有所獻必當少陳之也案周禮小行人云合六幣圭以
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
和諸侯之好鄭玄云六幣所以享也五等諸侯享天子
用璧享后用琮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如鄭彼言則諸
侯之享天子惟二王之後用馬此云皆陳馬者下云奉
圭兼幣幣卽馬是也圭是致馬之物鄭玄云此幣圭以

馬蓋舉王者之後以言耳諸侯當璧以帛亦有庭實然則此陳馬者是二王之後享王物也獨取此物以總表諸侯之意故云諸侯皆陳馬也圭亦享王之物下言奉圭此不陳圭者圭奉以致命不陳之也案觀禮諸侯享天子馬卓上九馬隨之此用乘黃者因喪禮而行朝故略之○正義曰諸侯享天子其物甚衆非徒圭馬而已皆是土地所有故云敢執壤地所出而奠贄也然舉奉圭兼幣乃是享禮凡享禮則每一國事畢乃更餘國復入其朝則侯氏總入故鄭玄注曲禮云春受贄于朝受享于廟是享于廟別此既諸侯總入而得有庭實享禮

者以親朝嗣王因行享禮故鄭注云朝兼享禮也與幣禮不同○黃朱是幣據後注古人取數以一爲奇二爲耦三爲參四爲乘此爲布乘黃朱者言所布黃朱之幣各四也故下言兼幣孟子言筐厥玄黃幽風言我朱孔陽此黃朱之証也五色黃中朱正皆取象君德非乘黃馬而朱其鬣也然考瑞應圖曰王者德御四方則龍馬乘黃澤馬朱髦並集可想見當時康王新立諸侯祈祝之意黃朱非泛泛者按字書奠薦也陳也置也亦獻也圭幣所以先馬禮凡獻獸必有所先壤奠謂土壤所出之物以爲贄而奠于地也故爲獻爲奠則此云奠贄猶

云獻贊云耳非奠祭成王也○爲後者爲喪主故吊者
舍者祿者升堂致命主孤皆拜稽顙此常人爲後之禮
也康王之見諸侯以正其爲後之義則旣當拜以在喪
則未可純用吉禮立受諸侯之朝覲則亦當答拜也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
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羨若克恤因土○惟新陟
王畢協賞罰勅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
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此下二節皆召公率群臣進戒之詞太保節述文武創業
之難警之太保爲外諸侯之伯內群臣之長故率諸侯群
臣進戒曰咸曰皆兼內外臣言相揖之揖乃群臣自相揖
動足然後相揖故相揖之文在咸進下再拜稽首則進言
之禮非一時兩朝見勿主外臣內臣分班合班之說太保
冢宰芮伯司徒以六卿爲序與上文二伯分方不同曰太
保之言班首致詞故進相揖讓敬告總二節言皇天三句
一氣不可以殷失天命周得天命分看言皇天改大殷邦
之命不屬之他人惟周文武大受羨里以後之天命于我
是順者惟其能恤西土之民也不然大邦殷之命何爲而
移之周耶受羨若者言以憂患受命著其難也借羨里以
形容艱難意誕受正在羨若之時不曰拊而曰恤者如傷

恫瘝之心克字要照父作子述一連說即克堪之謂不但
我有恤民之政民亦各為我所恤在心言不用事實

按呂氏曰前之拜諸侯拜群臣不拜此之拜群臣拜諸
侯不拜也王答諸侯拜而不答群臣拜者諸侯自外初
見群臣在內日見也進告不言諸侯以內見外呂氏曰
二伯率諸侯列門左右朝會分班儀也太保及芮伯咸
進相揖朝會合班儀也始而分班則諸侯兩列西伯與
東伯之位相對今而合班則六卿前列冢宰與司徒之
位相次舊泥小註謂上是分班儀此是合班儀故上不
揖而此揖也殊不知朝見各有定分故二伯相率依序

而進進見各有所言故群公相揖同班而前禮自有所
宜不必以分合言也且上謂之分班則再拜稽首者不

成東西作對也○

郝仲輿曰美若謂文王以美里之難受命若者不盡言之辭美若按韻文美善也若順也謂大受而善順之大受者見其極負荷之重善順者見其有靈承之實也傳載蘇氏或人之說義皆不長

此召公與群臣新告康王特以成王守成之難悚動之稱
成王曰畢協賞罰語康王則曰張皇六師六師乃賞罰之
大柄不協或以階亂勘定二句根畢協惟字與下用字緊
相應曰功曰休曰寡命一也皆指恤民受命之業言敬字
正照轉畢協○守成止難在賞罰畢協上人主喜怒易私

功罪難覈。只爲賞不當功。罰不當罪。故事皆差錯。此全要
 畢協畢協重。一理字上。賞罰指得濶。自金帛以至土田。皆
 賞也。自刑辟以至兵革。皆罰也。不求任已而求合理曰協。
 遠近貴賤無一不合曰畢協。不曰賞罰畢協曰畢協。賞罰
 賞罰在天下不在我也。成王特允協之耳。協字輕畢字重。
 蓋不特當功當罪而無不賞之功無不罰之罪。上無作好
 作惡之枉道。下有無黨無偏之淳風。是非大明。賞行而勸
 罰行而懼。人心貼服。疆土不至搖動。豈不戡定厥功乎。戡
 勝也。過一步之謂。弩力負荷不少推却。文武恤民受命之
 功。始于西土者。此方安固而不能搖也。蓋文武刑賞忠厚。

本人心素畏慕者。成王能述其事。故能定其業。如四征綏
 民。卽賞罰大處。克協便是張皇句根。脉遺休就在戡定處。
 蔭庇方隆。餘德尚在也。此與顧命敬迓嗣守之意相出入。
 用字承上二句說。用此盈成熙洽之休。施及後王也。遺休
 着成王說。休與功一意。在文武創業曰功。在成王繼美曰
 休。成王公賞罰之大權。而始得定前功遺後休如此。所以
 守天下者何艱難也。今王其可不敬以保之哉。張皇二句
 卽敬哉之實。敬在君德。上說張皇六師是敬之一節。有于
 戈省躬意。六師卽六軍。六軍天子之常制。張皇則不弛其
 備。而有以待其用。使國威常振。與觀兵黷武不同。只在國

家神氣上理會勿泥定振刷兵戎上張猶弓之張而不弛皇以心言無虞而若不軌之將發不勝皇悚也就有觀耿光揚大烈意治安久防陵遲之漸故獨言六師古者兵藏于農故六軍皆寓于農張皇六師則是整理民衆的意思六師非定亂之策乃長治之雄圖蓋有畢協賞罰之明以爲之本而後張皇之事可得而舉不然亦安濟哉寡命卽是厥功張皇正欲無壞二句作一意說謂宜張皇以保其命無或不張以壞其命也文武德齊故稱高祖天命非人可得文武獨得之所以爲寡命壞其寡命則戡定者于此乎搖敷遺者于此乎墜矣德少不及文武便是壞亦是

弘濟艱難意○文武能受命矣定天下致太平以遺後人者新陟王也然果何以戡定之乎定天下之大政賞罰而已賞必當功罰必當罪賞罰行而威惠立故能內董治官外撫侯甸勘定厥功貽我後人休美而使撫有今日盈成之業焉是新陟王所以定天下者亦已難也今王嗣位其敬之哉民心易玩而難服大命易墜而難持必整闕六師使王靈張大以警人心而重國勢毋至廢弛而壞我高祖文武艱難寡得之天命也

兵乘之法實自黃帝至周爲尤詳比閭族黨州鄉之間隱然有勝兵焉天子無事歲三田以供三品王親執路

鼓教以坐作進退不用命者隨僂之凜凜若臨師然夫
惟不以獵戲也乃其不以兵戲歟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不
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
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
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
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
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

誥庶邦侯甸男衛包廷臣皆有入爲天子公卿者亦衆建
之諸侯也言予一人見孤立無助意禮天子自稱予一人
康王在喪稱名報告應上敬告言諸侯戒我故我以誥報
報答也群臣誥王王還藉其助已故示報告下二節卽報
告之辭

周制王畿外九服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蕃康誥言五服
洛誥言三服周官言六服此言四服通稱之詞

昔君二節仍以文武報誥而意專求助群臣諸侯先述文
武得天下之由一節二用字別用昭明用端命是文武而
用訓是天昔君四句先統說則亦四句後推原方從群臣
說歸文武上去言文武用如此者雖由文武之克恤則亦
惟有這樣忠勇之臣爲之保乂故文武用能如此而皇天

遂用如此也。若非諸臣天亦不順。見文武昭明于天下。全在得人。而且慮及于後。乃命云云。○專推文武得人之助。故通節重在則亦有三句。前用昭明用字爲此。跌起後用端命用訓兩用字俱根此來。不平二句總是贊文武德之盛。富字注就薄歛說。不言德而以薄歛富民爲言。不宜指徹法。徹法是一定的。何必說。蓋私恩小惠有及有不及。王道至大。美利無處不到。不平者不平以多寡之相準。而平以有無之各適。直是各得分願意。不務咎在省刑上說。然有精義。凡人心粗常見人過。聖人德厚不務咎惡。不務者謂其心不在咎惡上。不以咎人之咎爲務。但不廢法足矣。

決不以是爲務而取足。于是務咎不必深求務盡。但未能有期無去殺之意。卽是以此爲務意。不但不務重。且不務輕。不徇不務擊斷。且不務明允。所務在平。則不務在咎也。不平富不務咎以事言。底至是此二事底于極至也。到齊信信字。纔說心之誠。底至者說底便有頭。言從頭做到徹底也。卽本末具舉之謂。謂推行此二者之心則無所不至。如不平富也。必期于富之平而後已。不務咎也。必期于咎之泯而後已。以事言。齊信者說齊便無襍。言一色做得的實也。卽表裏如一之謂。謂兼舉此二者之事則皆極其誠。如不平富也。無一處非欲民富之心。不務咎也。無一處非

欲民壽之心。以心言。人有事到而心不到者。有有其心而事不到者。底至必齊信。須連說。勿以德罰分講。恐碍齊字。底至雖言文武之所存者無一不推于外。齊信雖言文武之推于外者無一不本于內。然不可分底至爲外。齊信爲內。只頂底至齊信。渾渾說內外充實。故用以此德罰之發。越而昭著光明于天下。而民皆殷富棄咎矣。誠之不可揜。卽德之昭明也。着文武身上說。勿看得自然。其用昭明正是文武做得透徹一段精光不可埋沒處。昭明卽顯民意。明明德于天下也。則亦字重看。緊承用昭明于天下言。文武盛德如此。亦豈無待于群臣之輔哉。乃其時。則亦有熊

羆武勇之士不二心。忠實之臣具將相之才。盡文武之用。君不平富。則左右以養民。君不務咎。則往來以廸民。以保乂王家而輔成盛治。故文武用此有德而得群臣之輔者。以受正命于上帝。皇天用順文武不平富不務咎之道。而付畀以天下之大也。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以品言。卽義德容德之例。于戡亂則曰熊羆。于輔德則稱不二。只是一人。運帷幄之籌。卽決勝千里者。勿以忠勇並重。熊羆却根不二心來。與下文乃心句相呼應。保乂宜泛言不必入不平不務說。然說保其德罰之明而不使失治。其德罰之明而不使亂。在國運上說。亦是保乂下須點出其昭明者益

以昭明意。用端命于上帝。合昭明保乂本君臣兩邊承來走重在臣邊。皇天二句即用端命于上帝之實。緊緊連說。用端命是帶上之詞。言文武既盛德而又得賢如此。文武用此纔受端命。皇天用此纔訓厥道而付畀四方。用訓用字即用端用字。端者端正相當。與克配帝命一般。非不圖度之謂。用端命根不二心來。設有二心。命本端而反入邪。今輔使皆端。是文武猶少這運用不得。蓋所以端命者。固君之昭明。亦臣之保乂所致也。重德足以得天上。廣德慎罰施之天下。則為正道。合之維玄。則為正理。當人心處。乃合天理處。惟命原至正。惟文武君臣之行事為能用正命。

此未說到受命為天子。勿添一受字說。觀下緊承付畀句。可見着文武君臣上言。只好說端命。自天言纔好說付正命耳。至于端命而不平不務上徹于天。始為極功也。訓厥道是天心文武之心相合無間之謂。不可說思啓行翼付畀。即如秉彜賦性一般。將四方全畀之文武重出一番保合。重入一番爐錘也。須時時照顧。雖指文武之德實本群臣之輔意說。

用受正命于天蔡傳
多一下字必衍文

此明言求助之意。重在顧綏上。建侯二句只說先王建侯之意。若此。雖爾至末正顧綏事。君無助而不能宰制四方。

是君之羞。諸侯不能奉上之憂而順承之則是遺君之羞也。未繳到群臣在內愈當思助意。○乃命二字承上艱難意來。謂文武既得人輔而勦業矣。猶慮後人無以守之也。乃命云云。依傳作推原說。謂封建侯國而立為屏翰也。其意在我後之人。欲其世世屏翰我一人而已。建國即是立屏。一意而兩言之。一直意。京師為堂。庶邦為蔽也。樹立藩屏之國。指上熊羆不二心之臣言。下先公卽此等人。世臣必以朝廷為休戚。此命建在後人之意。一二伯父卽先王建以屏後人者。天子稱同姓大國曰伯父。小國曰叔父。異姓大國曰伯舅。小國曰叔舅。今獨舉同姓大國以包其餘。

今予二句。須以先公臣服先王之事提起。先公臣服卽熊羆不二心。保乂之事。諸侯祖父嘗臣服先王。典刑具在。尚相與顧綏爾。先公之臣事先王者。以事我可也。念而不忘。曰顧。謂懷其舊績。執而不舍。曰綏。謂安其舊服。顧念而綏執之也。雖爾四句。正顧綏之實。雖身奉職在外。無不以王室為心。輔君廣德。慎罰之心。不以勢遠而自懈。亦照保使不危。又使不亂。武勇忠實。意說方得顧綏意。先公心在王室。念先公。自不能忘王室。此時百辟承德。不憂戾度。不度只憂忠誠未瀝。心在王室。非空念。是欲修侯職。所當為以培王室之命脉。萃渙決壅之道也。用奉二句。相形看腹心。

一氣相屬。君憂臣不得獨逸。承四方之重任。君之憂也。讓文武之寡命。君之羞也。用奉若用字。承乃心罔不在王室。來言用此在王室之心。奉上弗類前人之憂。以順承之。無使廣德慎罰者無人。而貽稚子以失端命之羞也。恤與不承。無彊之恤同。恐德化威武不能如文武之意。從德罰及張皇六師。見出用奉上之恤。以王室之憂爲憂。其順承之以王室之事爲事。若作順訓。上下不隔爲逆。管指相承爲順。奉恤厥若。明答美若。克恤語。殷滅似不見。可恤。周受命方見其恤耳。順則上下勤恤。而恤常在心。逆則上下怠玩。而恤將在國矣。重有邦兢業說。遺羞不是不能顧綏之謂。

使侯職不盡。必壞我屏翰。非君羞而何。周方全盛。豈憂諸侯不附而諄諄以王室爲言乎。羞在康王心裡說。自名及鞠子。皆居喪亮陰之稱。此節雖專告諸侯之詞。實舉外見內。

按五等通于天下。而曰一二伯父者。周道尚親。虢叔先于五臣。旦奭首于十亂。有由然已。而七國危。漢八王傾。晉世主不勝其褊心。而同姓無尺土之封。袒免遂降于庶人矣。中興之烈。周召夾輔。東遷之衰。晉鄭焉依。宗臣何負于國哉。

群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群公舉內該外自太保而下皆自聽命聽報告也凡相揖者拱手相讓相揖而進相揖而出是朝儀王釋冕反喪服蓋正始後即循宅憂之禮見得朝臣諸侯亦反喪服禮喪服篇臣為君諸侯為天子皆斬衰朝廷之禮社稷為重王者以國為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為已私服也此節直照前顧命王麻冕黼裳作結蓋王自麻冕黼裳入即位以受顧命及受同以祭受瑁以朝又受群臣進告以報諾皆盡于癸酉之一日故此終之曰王釋冕反喪服

禮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越緋行事不敢以卑廢尊也夫祭猶越緋况始受天地命為山川百神之主邪君薨世子初生尚用冕服告况嗣君受命邪

尚書葦籥卷五十一終

尚書葦籥

後學 東海潘士遴輯著
古澗張孫振鑒定

畢命

畢公高食采于畢周世居太王王季都其後畢萬受魏于晉為魏之祖

通篇保釐為主惟文王武王四節將命公保釐故先舉文武周公以公與匹休意發之今予祗命六節正托公保釐之事邦之安危四節遂期公保釐之效末言先王前政又結應文武周公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肫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

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

此記康王命畢公之事。朏月未盛之明也。此日未有事記此爲下壬申張本。叙年月已不畧矣。曰朝步。曰至豐。曰以成周之衆皆鄭重之詞。宅洛與命周公留後。成周家創有之。大事故始則至豐并告文武。終則因烝祭于文武之廟。行冊命焉。重其事也。命君陳無至豐之文。惟畢命有之。畢公嘗相文王。康王示不敢專命之若。文王臨遣云。爾告與命不同。告則兼告文武。命則止于文王之廟足矣。以成周二句要暗。蒙周公謹始。君陳和中。以歸到命成終。上曰成周之衆。又曰東郊者。以民而言。則殷民實周家成業所在。

以地而言。則下都在鎬京之東。其實一也。保釐二字史括篇指爲文。實根周公師保萬民保字來。以容蓄爲分辨。保在釐中看出。據下旌別淑慝。正其釐處。而俾克長慕則善。惡兼成。而保在是矣。釐是事。保是釐之之意。以釐字作主。不可以旌淑爲保。別慝爲釐。又不可謂釐之中有保。保之中有釐。蓋一旌別之間。自其恩義言之。則爲保。而不失于剛。自其辨別言之。則爲釐。而不失于柔。保釐不是二字。有保無釐。所謂不臧厥臧。民罔攸勸也。此二字交互不得。折開不得。周至成康。其易大有之時乎。而幾伏東郊。是王化所自始也。人心風俗。天下示訓焉。郊圻封守。四海倚仗焉。

世久平則逸逸則奢麗惟禮可已之故訓德義世久平則文文則尚言寡實而救文莫如忠有恒體要忠之屬也此保釐意也。

呂氏曰周公始遷商民戒長治者不忌于凶德包以大度善惡並育以安反側也至君陳則商民寢服周化故簡修進良猶未大區別也至康王則世變風移矣苟猶兼蓄並容則餘孽不除終爲良民之害故命畢公分別居里不惟惡不能以染善亦將無以自容勢不得不入于善矣蓋惟此時然後可以舉此政爲治之序固如此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

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誌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祇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

叙文武引起周公惟文武惟周公惟公各用惟字發端相連並舉正隆重畢公望以若成烈休前政以對文武周公○此節示以得殷之難欲公重保釐之任王若曰嗚呼父師成周之衆豈易得哉惟文王武王相繼敷布大德自西土以達天下用此之故而後能受殷命有此殷民焉不

曰文而繼以武不徒敷德而且敷大德又敷于天下俱要看蓋渺小之德雖敷未必克受殷命不敷及于天下亦未必克受殷命用克二字着力看所謂克堪用德也受命要歸在得殷民上敷大德就政事見德止西土而曰敷于天下見所及之廣文武德化積累自然漸被暨及非有心廣之也于文武合言處形容其難。

此見化殷之難惟周公六句一氣說到厥訓方落脚先王兼文武却重成王上先王既兼創守則紘殷是綏定中一節遷殷雖在成王時然輔成王化殷即是尊文武之成烈故總以左右先王言之紘殷四句相連下謹紘是區處之

嚴防閑之密意乃周公因時爲治之大體遷于洛邑三句卽紘殷之事殷民累叛則爲舊俗漸染而然遷洛近王不惟彈壓且化訓之正紘殷之妙非別有法令之紘密邇式化直說密邇王室是比介我周奔走多遜有身教意式字有力上用以此而使化于德義之訓也此句是遷洛密王室之主意既歷二句蒙式化句來既歷句言其久三紀內合君陳和中意在內但未可露世變者易世之後老者死壯者老蓋前是崛起之氣盡矣風之移者轉讐民爲友民也世變卽歷三紀是風移卽收放心是世指一世變卽於變之變文武燹伐猶屬草昧至成王則文章大備宇宙一

新矣。舉世皆已變而商民之習始移。移尚未盡變。但回心向道耳。見艱難意。四方二句。一直說從化字。生來四方無虞。以殷民言虞者。虞此而已。當時四方內只殷民隱隱伏朝廷。大虞殷民化。則四方中無可虞之事。而予一人甫釋其外懼矣。須知非四方因殷民化。故無虞也。寧字不作慶。幸說。照化之難。則許大心力費盡。纔免憂虞。想這安寧光景。宛然在目。予一人始可從容導化。非坐享安寧之謂。若君心宵旰。豈能一日解通節。要發出艱難意。周公毖殷。惟時教告。但有訓耳。故君陳繼周公師保。成王惟勉以由訓。至畢公代君陳保釐。康王亦勉以由訓。可見訓卽是政。非

單以旌別爲保釐也。此節正周公克慎厥始。○然化之亦豈易哉。惟周公嘗左右文武。以及成王安定我國家于開創守成之日。其道安在。殷民頑梗。國家所由不安。公則謹毖而防閑。然所以毖之者。亦惟遷于洛邑。使密近王室。絕其煽惡之勢。起其向善之心。用化于我之訓。然未能遽化。自周公遷洛至今三十六年。旣歷三紀之久。化之非一人。世代已變。而故風始移。向之四方係朝廷之虞者。惟有殷民。至此殷民化。則四方總屬無虞。予一人乃得以優游致理矣。化之又何難耶。

十三年者天之大數。歲星大歲皆
十二年一周天。故十二年日紀

董玄宰曰余聞蜀有隱君子者妙解洛陽元會運世之數以合授時之法謂天地之運自子至巳以漸而長自午至亥以漸而消帝堯以來授時之所以減筭而推者其法同此然授時知一元之運有增減筭而不知元會運世皆宜增減故推之徃古大體雖合而纖微有違也余嘗用其言而妄意之譬則人焉以一生計則自少至壯歲長自壯至老歲消以一歲計則自春徂夏日長自秋徂冬日消以一日計則自子及巳時長自午及亥時消第其大者易明而小者易忽耳安得謂在幼之時皆長而無消在老之時皆消而無長也天道之運疑亦類

此○王衡曰譚者徃徃不揣本末而侈言存神過化之奇曰天下吾一體吾朝發而夕訖如精神動于中而毛髮臂指翕然而熱津津然而汗洽矣奚以需久爲夫天下固一體也乃其沉痾于情僞隔闕于名法痿痺于堂簾之萬里而迷錯于政治之多方者非一日也一體者漸而彼我矣而胡越矣善醫者以鍼石消息之內有度出有候其間不能以毫末夫王者之施仁于天下亦甚不易矣其初固君自君民自民煦之以慈惠如食假子肥而不澤率之以趨事如操生器棘而不甘躪之以刑賞如策木馬警而不痛涵而濡之至于朞月三年民相

親相愛之心脈脈然動矣。而猶患其蒙牖而不開。斷續而不屬。方其未開未屬也。而爲人上者。生一不能待之心。滅裂而施之。則吾所爲親之愛之術。總化而相仇。而徃徃求治而得亂。是故王者必以吾之常心。常政而御天下。無常之民。先體其好惡情欲之同次。察其剛柔燥濕之宜。爲之溫養其天和。而徐理其脈絡。使其不學不慮之良心。生日息而不自覺。其視同里之疾痛。長上之緩急。初猶路人之漸。而父兄子弟之。又漸乃腹心手足之。如鍼氣之復也。歷盡五藏十二節。時至候來。翕然而熱。津津然而汗洽矣。夫是之謂仁。夫王者亦豈能以

我仁天下哉。以天下仁天下而已。天下大物也。強之合則愈分。使各得其分。則自合。王者非惟不求親求愛于天下。而且不欲天下見我親之愛之之心。其于民也。牧以地得。長以貴得。師以賢得。儒以道得。宗以族得。主以利得。吏以治得。友以任得。而王者無與焉。司民協孤。終司商協民姓。司徒協旅。司寇協奸。官協職。工協革。場協出。廩協入。而王者無與焉。而要其所得所協之民。皆王者之民。相得相協之心。卽王者之仁。此王仁所以爲大也。不觀之咸乎。六咸皆主感。而其五皆有係于感。則朋不能喻。指股不能喻。腓。朋太靜。輔太動。于感道皆未必。

至于憧憧盡忘何思何慮。而後天下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夫同歸一致則仁矣。至于同歸一致而後仁出。一切思慮所及。威籠術使之外。則信乎其不可以欲速矣。然則柰何以世爲限。或曰三十年爲一世。天時人事于此焉變矣。治變亂。亂變治。或盡亂之變而大亂。或盡治之變而大治。初變革。面繼變革。心釀民心而成仁。如釀花成蜜。釀黍成漿。皆有生熟焉。試以善人律之。百年而勝殘。去殺縮善人。三世之仁而成子。一世雖王者之功德乎。吾猶以爲速也。而或者又曰。父子相繼爲一世。蓋父養其疾。至子而始見。父力其德。至子而始食。后相

不立。太康之餘酷也。穆滿考終。文武之遺澤也。守成業者。其治其亂。半有所受之矣。○唐鶴徵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則知天地雖大。以乾元視之。亦與吾均爲萬物中之一物爾。物有小大而乾元必舉其全德以資之。故物有大小而咸有乾元之全德。特在天謂之命。曷能視資始人物者而有加。在人謂之性。曷嘗視資始天地者。而或減。蓋以天之爲天。以此乾元始之。卽以此乾元統之。萬古此天命萬古此乾元。亘萬古而不變者也。一界之人。遂墮形氣。強弱昏明。乘之情僞。智故投焉。人之所以爲人。其變不勝窮矣。非準以不變者。又安知其變者。

之所自來。未嘗不與不變者渾合而無間哉。吾性至靜無感之先淵乎寥乎不可意識識不可見聞知欲見性者非窺于一善之端倪無由得其至善之全體也曾則以止定靜安而闢能慮能得之門思則以戒謹恐懼而呈莫見莫顯之妙猶未也。孟且以不學不慮則罄寫其自然之天機知愛知敬則併示其本來之面目此正吾始之所資以生今日所由以生生不已之理雖在紛紜萬變之中而確乎其不能變者因其一端之發見而窮其全體之極至直與天命之亘萬古不變者渾合無間性可得而盡矣。吾于仲尼之象乾而得至命之說焉其

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乃利貞此自體乾之君子言也夫天有天之元享亦必有天之利貞何待于體乾之君子始稱利貞也。天能生物而不能俾物之必遂其生天能付物以性而不能必物之名盡其性矧昏明強弱情偽知故之變至于不可勝窮盡宇宙而觀之其刺謬乖戾吾不知其什伯千萬也保之既不可保合之又焉能合哉必且散漫而無統踈鑿而失倫是始能以一乾元散之萬乾元終不能合萬乾元爲一乾元乾坤或幾乎毀矣惟君子操乾道之變化而變化之吾盡吾始之所資以生今日所

由以生生不已之理。令物物皆盡其始之所資以生。今日所由以生生不已之理。于是乎以命言者各正其命。以性言者各正其性。合萬乾元而爲一乾元矣。

此泛論今日化殷治體以寓托重意。特論勸民之治理。在因時爲政。非勉詞也。道有二句串說。世道有升之時。有降之時。爲政者世道風俗之主也。當政由俗革。雖是泛論。要合周公君陳而帶畢公在內。只提起勸民說。言世道有升降。勸民之政當由俗變革。若論今日由俗之法。民惟在減厥臧而已。臧不沒其臧。便是保。臧不混于臧。便是釐。下文言旌別而此專言勸善者。意主于防小人。而法專于厚君。

子也。○道是運諸世者。就人心風俗言。政是措諸治者。就法制教化言。此道字非道理之道。乃世道也。卽從下俗字見出。道本一也。何高下之可言。俗美則道升。俗惡則道降。耳。首句已含俗字。故下云政由俗革。俗以世之所成者言。而道則包乎俗矣。俗釀于人之習。道成于俗之靡。升則淳。降則漓。降與升不同。而初升旣升亦各不同。以道視之都。是恒理而俗遂成于其間。使俗已漸詣于升。政尚沿于舊。安所稱旋轉施爲。聖賢維世大機全在革字。降者革之使升。升者革之使不降。俗革乃以政而革俗。非因俗以革政也。若說因俗變易。恐非君相甄陶一世意。天之所因而君

相革之自周公。苾殷君陳和中。三紀以來。皆是自降而升。今當方升之時。政在使民勸。須將一向勉強從善之心。都陶鎔革盡。當以仁義禮樂爲臧。非止不反側動搖爲臧。善善者著。其辨以示勸也。只在善一邊說。比之簡修進良爲更備矣。勸字說得深。爲善的一段幽心苦志。上人未能深諒者多。今特還以善之真面目。予以善之極快。誰不躍動。有如不臧。厥臧是泥于舊政而不能由俗。民無所勸慕而爲善也。周公君陳之政。何以成之哉。罔勸在精神上說。蓋其意雖向善而未忘乎積習。頑梗之後。一傳衆咻。不能自信。若無引誘維持之權。將不見善之利。徒見善之苦。在我

爲覈虛名。在彼爲遺實德。而抑鬱無聊之意。且廢于半途矣。民安所勸。勸字有進進不已意。須切道升字。方照得成終意。臧厥臧彰善之事。單言善者旌善。則惡自別也。亦可見別惡非聖人之本心。罔勸反下畏慕。臧勸正保釐之法。所謂政也。○嘗試論之。世道不同。有值休嘉之會而爲升焉。有當淪替之秋而爲降焉。爲政者由一時之俗尚而變通改革。不惟降者當有以矯枉而升者亦當有以作新。卽此以觀。此一東郊也。周公當降之時。苾殷頑民而降者得升之機。君陳當升之時。懋昭周公之訓。而升者得至之漸。今日由俗爲政。所革何在。勸善之道。以善爲之標。苟不

善其善者而潤焉無別民且視爲故常而無所率以相勸矣是善善者乃所以使之皆爲善迎允升無降之時也此今日之政所謂保釐者也

程明道曰聖人卽天地也天地中何物不有天地豈嘗有心揀別善惡一切涵容覆載但處之有道爾若善者親之不善者遠之則物不與者多矣安得爲天地故聖人之志止欲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又曰事有善有惡皆天理也天理中物須有美惡蓋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但當察之不可自入于惡流于一物

欲施由俗之政升德業極盛必不能堪故直接惟公字四

世字與予小子相照惟公五句贊美其德望之辭懋德是渾說勤小物在懋德中抽出言之德由微而之著有盛德必矜細行總一德也弼亮四世串至正色祇師言罔不祇師言者于化殷之事甚切統歸到盛德弼亮四世多于先王則後日可知也故隨接予小子垂拱仰成終耳○惟公懋德二句以德言弼亮四世舊以業言然正色二句是懋德之化當不得業字卽云嘉績多于先王亦是懋德之所成者不可以績與德對看須以懋德爲主而弼亮以下則本懋德一直叙下惟公德在身心者旣盛矣而又能造次加飭勤于小物物小不謂非德中物瑕小不謂非德中瑕

于此見踐履之純操存之密不以小物或間也要知克勤小物與世間小廉曲謹不同是盡精微工夫蓋一些放過吾之心便有不盡人已感應之間便成疎畧精微愈盡廣大愈致正形容懋德處以此德而輔相文武成王以及朕躬爲四世開基保命之元老但見儼然正色以倡率群下凡有言論謨畫群下罔不同心敬服而師法其言是公德望素隆其休嘉之績已多于先王之時不特今日爲然予小子繼先王之後惟垂拱以仰望其成終而已弼亮一句起下二句正色在畢公身上說祇師言在百僚身上說師言特正色中事正色祇師言卽弼亮中事亮字作相字看

亮天工之亮懋德克勤在弼亮處見正色二句相連對足之辭正色立朝足以表率群下而群下之瞻其德輝者若大若小莫不敬服其可師法之言見精修盛德自呈模範無待矜莊盛德光輝自足立表儀正色者其常也而風采所示信在言前矣故祇師言非只言上領略乃師法服行徧爲爾德處罔不祇師言緊接下字說來所謂正衣冠尊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也其爲德也不言而化其爲教也不肅而威就祇服觀之若見爲公之率耳蓋畢公持之以正群臣承之以祇都從畢公心源處默攝有出于聲色外者不顯而百辟刑之相道愈光則物情愈協可見坐鎮東

郊。妙有彈壓。重弼亮祗師言。不重正色上。合之見四朝元老有克勤小物之盛德聞望。嘉績句。則帶弼亮三句說。言以是德而爲是事。是嘉績多于先王。見在昔已多矣。多即多于前功之多。乃克勤之心。若以前朝奏功爲未足。而日求多也。則能多于今日可知。此句與仰成句相連。歸束在下句。見先王賴之。予小子尤賴之。正足弼亮四世。無限倚重意。垂拱亦因祗服說來。重成字看。成卽後成終之成。垂拱仰成。仰其勸民之政。以成世道升而益升。又非但以寧而已。非歸美之辭。乃仰畢公之能成終也。爲下成終張本。史氏漸曰。世臣舊德功業已見于時聞望。已孚于人雍。

容廟堂天下想聞其風采。足以廉頑立懦。敦薄厲偷。如泰山喬岳。初無運動之勞。而功之及人厚矣。畢公四世元老。雖有不可及之盛德。常有不自足之誠心。小物不以不必勤而勤。嘉績不以已多于前時而或怠。正色歛容。而使人之非意自消。出詞吐氣。而使天下之群心胥服。保釐之任。舍公其誰。○程伊川曰。聖人之心。未嘗有在亦無不在。蓋其道合內外。體萬物。今人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又曰。易之艮言止之。義曰。艮其止也。止其所也。言隨其所止而止之人多不。

能止蓋人萬物皆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
而出。纔見得這裏重便有這事出。若能物各付物便是
不出來也。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祇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別淑
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
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貴有恒辭尚
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
○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做化
奢麗萬世同流○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
人驕淫矜侈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資富能訓

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

此正命公以化殷之責也祇命就至豐祖廟中行冊命之
禮上見周公慎始專爲成終故始終皆言公事第成終意
未可露出下五節皆命以周公之事嗚呼父師東郊者周
公之所有事也今事惟出于周公者予敢就祖廟而敬命
之公卽不爲東郊往當爲周公往矣往哉則形容其勿辭
意不可入化殷事講要知周公之事從恣殷節生來恣殷
以下數句事豈畢公所應爲政由俗革殷民過一時必有
一時作用在今日推移變化公事一周公之事周公未了
事件非畢公莫終惟畢公能知周公之心成周公之終他

人不能耳。通典成王時畢公爲太傅，故知代周公爲太師也。

旌別節正示以今日由俗革之政，見得命公以周公之事，亦祇在勿替周公之政，照上無虞深一層看。殷民在化訓後，雖已萌好惡之良心，而餘風未殄，不可無勸懲之大法，則所以變通謹愆之道，以成保釐之道者，莫要于旌別淑慝。上文所謂臧厥臧是也。旌別淑慝，雖似兩分，然旌淑卽以別慝，故以旌別淑慝爲文。首句提綱，然下六句分不得，亦斷不得。表厥宅里說旌淑，而瘠惡二字則指慝言。意在用彰爲瘠，究竟無慝之可別。弗率二句言別慝，而慕字則

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

此正命公以化殷之責也。祇命就至豐祖廟中行冊命之禮，上見周公慎始，專爲成終，故始終皆言公事。第成終意未可露出，下五節皆命以周公之事，嗚呼父師東郊者，周公之所有事也。今專惟出于周公者，予敢就祖廟而敬命之，公卽不爲東郊往，當爲周公往矣。往哉則形容其勿辭意，不可入化殷事講。要知周公之事從愆殷節生來。愆殷以下數句事，豈畢公所應爲政由俗革。殷民過一時，必有一時作用。在今日推移變化，公事一周公之事，周公未了事件非畢公莫終。惟畢公能知周公之心，成周公之終。他

人不能耳。通典成王時畢公爲太傅，故知代周公爲太師也。

旌別節正示以今日由俗革之政，見得命公以周公之專，亦祇在勿替周公之政。照上無虞深一層看，殷民在化訓後，雖已萌好惡之良心，而餘風未殄，不可無勸懲之大法。則所以變通謹愆之道，以成保釐之道者，莫要于旌別淑慝。上文所謂臧厥臧是也，旌別淑慝，雖似兩分，然旌淑卽以別慝，故以旌別淑慝爲文。首句提綱，然下六句分不得，亦斷不得。表厥宅里說旌淑，而瘳惡二字則指慝言。意在用彰爲瘳，究竟無慝之可別。弗率二句言別慝，而慕字則

從淑來，意在因畏生慕，究竟欲惟善之是旌。總見以臧臧爲主。申畫三句全要承周公當日愆殷遷洛式訓時，曾郊樹圻封，各有守以示固矣。今當旣歷三紀之後，將彰瘳是申是慎，而善者之宅里與惡者之井疆，倘四顧而不知，則何以訓。將彰瘳是申是慎，而善者之表樹與惡者之殊疆，倘轍易而不知，則何以訓。故申畫慎固正彰瘳作用。故卽以康四康亦不外是。蓋以四海備四海，其勢以遙鎮以京畿，備四海，其勢以內鎮。今由俗之政妙于以民安民，與之爲畫守，誰不亦畫守是安，而不知淑慝之風已遠矣。此真周公之事。○照上不臧厥臧句，重旌淑邊，旌別淑慝者，旌

其爲淑者以別之于慝也。重在善邊，別慝總以成旌淑之政。畢公時東郊之民善者多，不善者少，卽有不善亦是惡之匿于心，非顯然爲惡者。凡有纖欲未削，俱成慝，便可盡驅之善。旌淑緊連說一步緊一步，爲善者闇然內修，未必以彰顯動心，而以宅里之表彰爲瘳惡之機發其內省之疾。正去其匿心之惡也。表宅里如後世之表賢者廬，名君子鄉是表字上點出能率訓典，與下弗率對，彰善二句卽在表宅里上見。曰宅里者，旣表異其居，又表異其里也。旌識也。識其善，表異其所居之里，以彰其善而使惡者病不能焉。蓋立善者之風聲使聞者興起，所以爲風俗無窮之

從淑來。意在因畏生慕，究竟欲惟善之是旌。總見以臧臧爲主。申畫三句全要承周公當日蒞殷遷洛式訓時，曾郊樹圻封，各有守以示固矣。今當旣歷三紀之後，將彰瘳是申是慎，而善者之宅里與惡者之井疆，倘四顧而不知，則何以訓。將彰瘳是申是慎，而善者之表樹與惡者之殊疆，倘轍易而不知，則何以訓。故申畫慎固正彰瘳作用，故卽以康四康亦不外是。蓋以四海備四海，其勢以遙鎮以京畿備四海，其勢以內鎮。今由俗之政妙于以民安民，與之爲畫守，誰不亦畫守是安而不知。淑慝之風已遠矣。此真周公之事。○照上不臧厥臧句，重旌淑邊，旌別淑慝者，旌

其爲淑者以別之于慝也。重在善邊，別慝總以成旌淑之政。畢公時東郊之民善者多，不善者少，卽有不善，亦是惡之匿于心，非顯然爲惡者。凡有纖欲未削，俱成慝，便可盡驅之善。旌淑緊連說一步緊一步，爲善者闇然內修，未必以彰顯動心，而以宅里之表彰爲瘴惡之機發其內省之疚。正去其匿心之惡也。表宅里如後世之表賢者廬名君子鄉是，表字上點出能率訓典，與下弗率對，彰善二句，卽在表宅里上見。曰宅里者，旣表異其居，又表異其里也。旌識也。識其善，表異其所居之里，以彰其善，而使惡者病不能焉。蓋立善者之風聲，使聞者興起，所以爲風俗無窮之計也。欲使樹其風聲于不泯者，是旌善的本意。瘴惡二字甚輕，只帶彰善言之，不可碍別慝說。只是善者彰，則惡者自愧，是乃所以病其惡也。使人有所感動曰風，使人有所聽聞曰聲。風之所聞卽爲聲，不可分。其不循教道之常，則殊其井疆，所謂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遂。若此者，非真欲絕之，蓋使之畏殊，斥之醜，而慕爲善之美耳。欲使能畏而慕者，是別慝的本意。井疆下補罰惡保善字，與上對，俾克句亦卽在殊井疆上見。善者則顯揚之，而樹風聲于不泯，便有率不良意在。惡者則儀刑之，而使畏慕以自新，便有同歸于善意在。井然條理之中，而有藹然安保之意。所謂

同歸于善意在。井然條理之中，而有藹然安保之意。所謂

保釐也。須知殊井疆在表樹後。表樹而猶弗率。則彰瘝無所施。有殊井疆耳。如此說方合。臧厥臧意。然弗率者。殊其井疆。五陽一陰。然後可以夬決揚庭。不知時義而錯施之。爲惡者衆。或以召亂矣。實照得宅里井疆既已區別。而郊圻封守之域不嚴。則慝者將有越志之圖。而善者不獲安全之利。東郊不靜。卽四方之無虞未可保也。故復嚴東京郊圻封守之制。令人心懾于王畿之尊嚴。知其勢之無能爲而已矣。重申字慎字看。申畫慎固。要不失周公之舊意。郊圻二字平以地言。重疆域。澗東瀍西千里之勢。周公昔已畫。而此又申之。孰爲遠郊近郊。孰爲圻內圻外。使此疆

彼界不使歲久湮也。封守二字串。以人言重險阻。自周公經畧以來。因地設人。昔已固。而此又慎之。慎固者。謹斥堠詰戎兵。孰司城池之險。孰司要害之衝。勤者必勸。怠者必懲。使地勢兵威巍然險阻。凜不可犯。不使時平玩也。邑外曰郊。天子之縣內千里曰圻。封守卽郊圻之關塞險阨也。皆指洛邑言。要知洛與鎬京通在畿內。但此所指在洛宅里井疆俱在郊圻之內。故須申畫慎固以防之。申畫以尊王畿之勢。慎固以嚴王畿之備。總以維旌別而防範人心者。郊圻封守。乃有國不可不戒者。但易湮易玩。皆起于人心。人心勸善。爭自濯磨。有不申而明。不省而固者。申之慎。

之。而卽康矣。以康以字緊根上說。無工夫而微有力。不作效看。洛邑土中。變由中起。四方響應。故以康四海爲言。蓋東郊密邇。王圻殷民。素稱不靜。王畿壯。則殷民靜。與四方無虞同看。非謂四海革心向化也。總革俗道升內事。

正義曰。旌旗所以表識貴賤。故傳以旌爲識。○周禮大司徒乃建王國。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此所謂郊圻之制。昔周公規畫者。也有掌固司險。掌封疆人之官。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頒其士庶子及其衆庶之守。晝三巡之夜三警。以號戒。若造都邑。則治其固。與其封法。凡國都之境。有溝樹之固。郊亦如之。民皆有職焉。若有

山川則因之。此所謂封域之險。昔固有守者也。畢公分止東郊耳。乃以郊圻封守屬之。何也。蓋洛邑與宗周通。封畿宗周鎬京也。方八百里。八其八爲方百里者六十四。洛邑成周也。方六百里。六其六爲方百里者三十六。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爲千里。然則洛之封畿卽鎬京之封畿。鎬爲洛之根本。洛爲鎬之陪輔。形勢合而不可分。周公營洛取四方朝享道里均而已。初未嘗欲舍鎬京而廢祖宗之舊也。知此則知申畫慎固之深意。○王應電曰。按井邑丘甸溝洫澮川通成終同。比旅族黨伍兩卒旅。其起數皆不同者。井邑丘甸縣都。主于兵

賦以田爲事、田之勢方、但欲其備車馬兵器以防調發。故各寓于野、而以四起數、遂溝洫澮川、主于疏導以防。水爲事、防水之勢長、當與居其間受其利者任其事故。曰井曰牧、並以各水爲分、而以十百起數、通成終同封畿者、主于封國有國之事、莫急于農事、莫重于兵賦、故兼夫丘甸溝洫二者、一縱一橫、水于是而治、賦于此而定、兼夫十與四而爲數也。若夫比閭隣里、主于教訓服役、守禦以民爲事、教訓必會集而後施、役民必于農隙。守禦宜于團聚、故皆在邑、而以五起數。若軍伍之法、止則百人共庇一車、戰則用伍兩卒旅、以爲奇正更休、故

亦以五起數、莫不各有天然之數、所以不同也。或乃欲比而同之、至以井田爲伍萬人爲一軍、何其謬哉。○又曰、按三代授田有五十七百畝之不同者、皆因步有多寡、否則尺有長短耳。步有多寡者、如古以步百爲畝、自漢武至今、以二百四十步爲畝、故殷人以一百四十步爲畝、則七十畝當周之百畝、夏后氏以二百步爲畝、則五十畝亦當周之百畝也。謂尺有長短者、如三司布帛、尺以十二寸通用、尺十寸周尺、止六寸有奇、蓋周建子、度從黃鍾起數、故尺短。殷建丑、度從大呂起數、尺差長。夏建寅、度從大簇起數、尺尤長。其說亦通、不然經界

豈易事而可如是紛更乎經界既移則廬舍亦當盡爲
改造且每井田中必鑿一井以備汲灌此井田之所以
得名也亦將盡爲改鑿乎蓋井田起于黃帝至少康云
有田一成則井十爲通通十爲成之制已久夏后氏亦
非全用貢法也○留青曰札王制疏步百爲畝是長一
百步濶一百步畝百爲夫是一頃也長濶一百步所謂
一夫一婦佃田百畝也佃治土也夫三爲屋是三頃也
屋三爲井濶三百步長三百步是九百畝長濶一里也
若夫路程則六尺爲步三百步爲里又方一里計十二
萬九千六百步也或曰二百六十步爲一里若夫居止

則五家爲鄰五鄰爲里或曰五家爲軌十軌爲里○禮
書高允傳曰古人云方一里爲田三頃七十畝百里則
田三萬七千頃○周王城者謂之環涂環涂環城之道
直出者謂之野涂近郊四萬夫遠郊十六萬夫甸地七
十二萬夫稍十二同縣二十八同疆十六同萬夫之四
面後橫謂之川川上謂之路同之四面縱橫謂之澮澮
上謂之道近郊至甸地惟方正然後可以爲井○禮書
春秋傳曰天子一圻周語曰規方千里以爲甸服王制
曰千里之內曰甸則天子寰內五百里中爲王城百里
爲郊二百里爲邦甸三百里爲邦削四百里爲邦縣五

百里爲邦都○司馬法云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一同百里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邑方二里積三十六夫采地之制井田之稅異于鄉遂謂之邑則民以里居四井同邑故也丘方四里積十六井一百四十四夫謂之丘則民以族葬四邑同丘故也甸方八里六十四井積五百七十六夫出稅旁加一里計三十六井積三百二十四夫治洫共方十里出革車一

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縣方二十里四百井積三千六百夫內二千三百四夫出稅一千二百九十六夫治洫蓋大夫家邑也都方四十里一千六百井積一萬四千四百夫內九千二百十六夫出稅五千一百八十四夫治洫蓋王子弟卿大夫采邑也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爲一同積萬井九萬井內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稅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洫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小司徒○六鄉圖云比出軍五人閭出二十五人族出百人黨出五百人州出二千五百人鄉出萬二千五百人六

鄉之地共四同計四萬井三十六萬夫也○六遂圖云六遂之地十二同十三萬井百八十萬家除七萬五千家受田此野外六萬家受十二萬夫每三家六夫半六家十二夫爲削餘爲公邑○五等采地圖云遠郊之內居地四同甸地十二同稍地二十同縣地二十八同都地三十六同分甸地爲六遂餘爲公邑蓋以賜者爲采地以不賜者爲公邑○六鄉之地圖云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六鄉之地居四同積四萬井三十六萬夫有山林川澤溝池城郭塗巷宮室三分去一餘二十四萬夫六鄉之民七萬五千家○鄭樵曰遂人云十夫有溝百夫

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若按文讀則一同之地有九萬夫當得九川而川澮溝洫不幾太多歟匠人云井間有溝成間有洫同間有澮若按文讀則一同之地惟有一澮不幾太少歟鄭氏求其說而不得註遂人則曰此鄉遂法以千夫萬夫爲制注匠人則曰此畿內之采地制井田異于鄉遂及公邑尋考鄭意以二處不同故謂鄉遂制田不用井畫惟以夫地爲溝洫法采地制田則以田畫而爲井田法是以遂人匠人制田之法分而爲二矣求之于經則無明文詳考匠人遂人所載溝洫制度無不相合一成之地九百夫一孔一井井中有一溝

直一列九九井計九箇溝橫通一洫直是十夫之地有
一溝百夫之地有一洫九百夫之地有九洫而爲一成
之地若一同之地有百成九萬夫一孔爲一成中有九
洫直橫一列九有十成計九十洫直通一大澮橫橫九
澮而兩川周其外是謂九萬夫之地合而言之成間有
洫是一成有九洫同間有澮是一同有九澮匠人遂人
之制無不相合周家井田之法通行于天下未嘗有鄉
遂采地之異但遂人以一直言之故曰以達于畿匠人
以四方言之故止一同耳○內而鄉遂外而縣都其法
一也然在鄉遂則自一井積之方十里爲成又自一成

積之方百里爲同所以言鄉遂授田之數也在家邑則
自一井積而爲邑爲丘爲甸四甸爲縣爲都所以定公
卿之采地也鄭康成不察內之成同外之邑都皆自一
井積之見其廣狹不同而以爲井田異制又爲之說曰
一甸之地旁加一里以爲成一都之地旁加十里而爲
同此康成之誤唐虞之世天下號爲萬國至周之初宇
內千八百國周公于是欲分而爲五等自公以下所食
之地少附庸之國多欲其以大比小以事大庶幾可以
小大相維然必建邦國之時方定其地初非取先王已
制之國盡從而更張之也定鼎郊廓謂之建國以爲民

極然成康未嘗都洛幽王之敗周始東徙此所謂定其制而未行者三等之國分爲五等法雖立而未行亦此意也

徒旌別而不正其敝俗則俗之流失旌別亦有所不行矣正俗之道莫先治體蓋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故政有恒辭體要之與好異在此而不在彼也上三句泛論治體當如此未就治殷言商俗以下則推所以然之故而治體不可不敦也此處方實指畢公以旌別之道布爲紀綱謂政以旌別之道敷爲號令謂辭皆化民成俗所係俱指在上言註對暫者以時言而恒爲長久之義對常者以理言而

恒爲平常之義趣完具而已猶云辭取達意貼簡字衆體所會猶云指遠而言近貼實字體則身體自首至尾無一不具無一不實也要即體中所切要者如人身上有領下有要乃體之關會處則要害之所也由俗之政全妙于革用革之處即貴于恒有恒者心不倦而變通處持個可久純一不擾有以示斯民之法守故爲可貴革俗降而升之辭前有訓而可憑革俗升而益升之辭後有訓而難泥體要者心不煩而反覆曉暢內求其簡實不浮足以起斯民之承聽故爲可尚政辭如此皆不好異者能之若作聰明而好爲異政則喜紛更而厭持久不能有恒趨浮末而好

爲異詞則言雖多而理不足安能體要不惟云者言不足
貴不足尚也如云不惟有好異之心政趨而勞辭趨而詭
爲也曰貴曰尚曰不惟相照看有恒在心操純一體要在
心操樸雅不在政辭上着脚而在所以出政宣辭者絕其
好異之根源方可所以欲政令純實者何哉蓋以商俗靡
靡非有恒也利口惟賢非體要也雖周公謹始君陳和中
而靡靡利口之風未泯也公可不念商俗之弊而敷有恒
之政修體要之詞以革其俗耶靡靡是相隨順而不能自
持之意與有恒反利口則支誕而不簡約與體要反正所
謂好異也餘風未殄本周公君陳說來念只是憂念勿作
勉語畢公四世元老豈有不恒不體要等失康王見商俗
治之以周公君陳而未殄甚有憂焉憂之深故命之切耳
須閒閒就治體論善由俗者必救俗常防其有餘善救俗
者必矯俗在鎮其不足不動聲色而措天下在畢公念頭
上耳圖一時赫赫恐傷平平之體守目前平平又恐難勵
作新之氣二公不爲不恒不要矣而餘風尚在將不可以
恒要化誨歟抑二公之政與辭尚有當慮者歟其中必有
道理要念恒要所以能致化而殄餘風之故通節是摘破
政由俗革處

屠隆曰本乎心靈發乎辭采以此論世氣運升則文升

氣運降則文降。若形影聲响，弗能越矣。終日默而未嘗
默，終日言而未嘗言。執玄德于心，而或託之文以寫之。
非神聖疇能然乎。○徐幹曰：且利口者心足以見小數，
言足以盡巧辭，給足以應切問，難足以斷俗疑。然而好
說而不倦，謀諛如也。夫類族辨物之士者寡，而愚闇不
達之人者多。孰知其非乎？此其所無用而不見廢也。至
賤而不見遺也。○蘇子瞻曰：予以書考之，知商俗似秦，
俗蓋二世似紂也。張釋之諫文帝，秦以任刀筆之吏，爭
以函疾苛察相高，其弊徒文具，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
其過。陵夷至于二世，天下土崩。今以嗇夫口辨而超遷
之，臣恐天下隨風而靡，爭爲口辨而無其實。凡釋之所
論，則康王以告畢公者也。○正義曰：韓宣子稱紂使師
延作靡靡之樂，紂之爲人拒諫飾非，惡聞其短，惟以靡
靡相隨順。利口捷給，能隨上意者爲賢，商人效之，遂成
風俗。由此以覆亡國家，殷民利口餘風，至今不絕。公其
念絕之，欲令變惡俗也。

余氏曰：自此至不由古訓于何？其訓又明化商之要不徒
別殊之，又必化訓之也。大抵商民不善之餘，習有二利口
也。驕淫也，利口則化之以政令之靜重。驕淫則化之以德
義之成法。

以上立旌別之治體總爲治殷民計然不先有以訓之亦何以考其從違而施旌別之政以下三節獨提殷士以殷士固殷民之倡也舊解只說上是政下是訓失却獨提殷士之意此節先引古語起下不可不訓意然推重旌別又開放心以人心尤風俗所係也承上言商俗靡靡餘風未殄公固當念矣然據我所聞則殷士之病源亦有自也引世祿以爲商士發端鮮克由禮叙失教之因世祿之家不可謂槩不知禮然大抵不由禮者爲多凡人世有祿位財多勢重便縱恣其心不能由天禮之制不由禮惡之源是總說以蕩三句正其實也是惡之流蕩不檢也既不由禮則心無所制乃肆其驕蕩凌滅吾身五常之德以蕩二句直下蕩自習生德由天賦以習氣之驕蕩幾天性之本然名爲喪失人心實則悖畔天道矣敝壞淳厚之風化而競以奢侈美麗相高也敝化在奢麗上見奢者麗之因麗者奢之成此正所謂鮮克由禮也未句總承上四句說始乎蕩卒乎奢麗若此者不特一世爲然萬世世祿之家同此一流寧有挺然自拔而以禮自閑乎古人之論世祿如此通節皆古語流字從上風字生來萬世同流則今日之未殄不足怪矣此節輕重起下節意

葛洪曰夫守禮防者苦且難而其人多窮賤焉恣驕放

者樂且易而為者皆速達焉于是俗人莫不委此而就
 彼矣世間或有少無清白之買官而富貴或
 亦其所知足以自飾也其黨足以相引也而無行之子
 便指以為證曰彼縱情之恣而不妨其赫奕矣此束身
 履道而不免于貧賤矣而不知榮顯者有幸而頓淪者
 不遇皆不由其行也○荀悅曰俗亂則道荒雖天地不
 得保其性矣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得守其度矣軌越
 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道子一作矣制敗則欲肆雖四
 表不能充其求矣○蘇子瞻曰惟惡能及遠故秦之俗
 至今猶在也

上舉古人之言此指殷士之敝一如所聞也殷士之惡與
 上節相對席寵句對世祿之家看怙侈句對鮮克由禮看
 服美句對陵德悖道看驕淫句對敝化奢麗看然滅義惡
 之源服美三句惡之流怙字承席字說侈字承寵字說茲
 殷世士正所謂世祿之家也其憑藉光寵怙恃其奢侈者
 舊矣席者人之所處故為居之義侈必越禮侈必犯上非
 義也增一分侈必減一分義若恃侈而妄肆必盡滅而無
 餘矣服美以下皆從此流出怙侈之事宮室服用不止一
 端舉服美一節見之徒以服美于人而不耻身之不美則
 心之凌德悖天道可知驕淫矜誇將由惡終則敝化奢麗

可知實恃天道所以將由惡終也將殆也殆由這驕淫矜
侈之惡終其身而無能悔改蓋習與性成意不必言不得
其死而不得其死之意亦在其中人而由惡則意念紛飛
精神銷鑠固有不得其死之理使未終之前一念悔改則
往日罪愆皆可洗滌譬千年幽谷一燈纔照則千年之暗
俱除惟不改而由惡以終則屬續之日卽其滿貫之時最
可痛恨看來怙侈三句對放收心言驕淫二句究其流弊
驕者心肆淫者心佚矜者心傲侈者心浮四字皆就心上
說驕淫矜侈其心便不復存故下接言放心此皆殷士未
訓前日事非今尚如此心放則當收既收則當閑收放心

遡自周公謹始以至今日去收他說非商民自收若自收
又何用防閑陳氏經曰人之心莫難收于已放之時尤莫
難閑于既收之後看來收放心卽前化訓風移本周公說
而閑之惟艱畧帶君陳在內蓋謹愆之時雖或知所收歛
而寬和之後尚未必有潛消所以防閑其邪者猶甚難也
只說閑不說閑其後便失成終之旨須知上言餘風未殄
則此收放心直如枝葉剝而根株尚存謂之收不過有所
制而不動防閑少疎安知不復發若一旦進之訓誨中忘
之防閑外將所收之心盡融又何難哉苟猶須閑便時時
可復放所以難也艤馭意多而恬愉趣寡故以不剛不柔

爲訓之道。進于閑矣。周公君陳。不得不閑。畢公不在閑也。鵬冠子曰。體雖安之。而弗敢處。然後禮生。心雖欲之。而弗敢信。然後義生。夫義節欲而治。禮反情而辨者也。故君子弗徑情而行也。○陳白沙曰。終日乾乾。只是收拾此而已。此理于涉至大無內外。無終始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運會。此則天地我立。萬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得此欄柄入手。更有何事。徃古來今。四方上下。都一齊穿紐。一齊收拾。隨時隨處。無不是這個充塞。色色信他本來。何用爾脚勞手。○羅念菴曰。方坤陰之已逆。而震陽之未生。固陰陽消長之間也。是時也。無有乎朕兆。無有乎端倪。無有乎期候。彼一陽之來。果何所自哉。是故有不始于有。而始于無。無不終于無。而終于有。一息之出。其先則入之源也。一日之子。其先則亥之交也。一月之朔。其先則晦之終也。一歲之復。其先則剝之極也。故曰。復見天地之心。言觀此而天地可見也。然此闔闢之始。必自渾淪恍惚。塊軋沕穆。不涉有無。不屬動靜。擬議有所不能至。思爲有所不能及。其猶陰陽消長之間乎。故曰。易逆數也。是故以其無分于動靜。有無常爲主宰。而言謂之天心。以其動靜有無交錯變化。而議擬思爲一無所與。而言謂之大易。以其變易不窮。終不離于主。

宰而言謂之逆數。蓋自其源而觀之若已判然于天地開闢之始。自其委而觀之則亦不離于陰陽消長之間。惟不離于陰陽消長之間則亦不離于此心往來之際。孰知夫元精之先一息也。孰知夫夜氣之先且晝也。孰知夫混沌之先日月也。孰知夫閉藏之先歲運也。孰知夫太極之先天地也。是庖羲氏之學而未之嘗言也。又曰夫心一而已。自其不出位而言謂之寂。位有常。尊非守內之謂也。自其常通微而言謂之感。發微而通非逐外之謂也。寂非守內故未可言處以其能感故也。絕感之寂寂非真寂矣。感非逐外故未可言時以其本寂故也。離寂之感感非正感矣。此乃同出而異名。吾心之本然也。寂者一感者不一。是故有動有靜。有作有止。人知動作之為感矣。不知動與靜止與作之異者境也。而在吾心未嘗隨境異也。隨境有異是離寂之感矣。感而至于酬酢萬變不可勝窮而皆不外于通微。是乃所謂幾也。故酬酢萬變而于寂者未嘗有碍。非不得也。有所主故也。苟無所主則亦馳逐而不返矣。聲臭俱泯而于感者未嘗有息。非不息也。吾無所倚故也。苟有所倚則亦膠固而不通矣。此所謂收攝保聚之功。君子知幾之學也。學者自信于此。灼然不移。即謂之守寂可也。謂之妙

也。離寂之感感非正感矣。此乃同出而異名。吾心之本然也。寂者一感者不一。是故有動有靜。有作有止。人知動作之為感矣。不知動與靜止與作之異者境也。而在吾心未嘗隨境異也。隨境有異是離寂之感矣。感而至于酬酢萬變不可勝窮而皆不外于通微。是乃所謂幾也。故酬酢萬變而于寂者未嘗有碍。非不得也。有所主故也。苟無所主則亦馳逐而不返矣。聲臭俱泯而于感者未嘗有息。非不息也。吾無所倚故也。苟有所倚則亦膠固而不通矣。此所謂收攝保聚之功。君子知幾之學也。學者自信于此。灼然不移。即謂之守寂可也。謂之妙

感亦可也。此豈言說之可定哉。是何也。心也者。至神者也。以無物視之。固泯然矣。以有物視之。固炯然矣。欲盡歛之。則亦塊然。不知凝然。不動無一物之可入也。欲兩用之。則亦忽然。在此倏然。在彼能兼體而不遺也。故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古今學術之所以異。其在茲乎。百姓日用而不知。聖人知之。而又與百姓同其日用。此二氏之所不及。學者難于自信者也。使于真寂端倪。果能察識。隨動隨靜。無有出入。不與世界物事成對待。不倚自己。知見作主宰。不着道理名目。生證解。不藉言語發揮。添精神。卽此漸能自信。果能自信。則

收攝保聚之功。自有準則。譬之收寶物者。第不令其輕毀耳。必不至助揚其光。惟炫飾其華采。以傷其本色也。譬之保赤子者。第不恣其挑達耳。必不至阻抑其好惡。增損其言笑。以戕其天性也。惟其少有欠缺。便用作爲幫補。比擬裝綴。卽使功夫懇切。終不免影響依附。如以莠稗作五穀。較之稿苗與握苗。又有間矣。豈所以充達而長養之哉。此非予之言也。明道有云。識得仁體。以誠敬存之。不須防險窮索。必有事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固其準則也。○羅近溪曰。易云。復見天地之心。則此個心。卽天心也。此心認

得零碎故言復亦不免分張殊不知天地無心以生物爲心。今若獨言心字則我有心而汝亦有心。人有心而物亦有心。何啻千殊萬異。善言心者不如把個生字來替了他。則在天之日月星辰。在地之山川民物。在吾身之視聽言動。渾然是此生生爲機。則同。然是此心爲復。故言下着一生字。便心與復即時混合。而天與地我與物亦即時貫通。聯屬而更不容二也已。又曰此心真體原本乎天宰。其布濩雖顯諸仁。而幾微則藏諸用。莫說耳目見聞到此俱廢。卽思慮之精巧。自是難容。真個千層鐵壁。莫喻其堅。萬里雲霄。曷盡其遠。必遇至人方纔

有個入路。唐宋諸儒初起志向。愛討便宜。于日用尋常中妄作識情。既作識情。強生見解。視燈影而忽多紅黃。瞰淵日而遽增光耀。遂指浮遊之念。謂是心源。且執計較之端。名爲靈竅。視諸塵寰。逐欲之徒。仕路希寵之輩。儘爲好學。無奈覓真不着。遂就假而不疑。入室無從。乃傍門而遽止。去聖愈遠。離道益深。

資富節示以訓。殷士之道。正所以開其心者。永年以上言殷士當訓之由。以下示以訓之所在也。資富承上席寵說。永年反上惡終說。能訓惟以永年。正見當訓處。惟德四句。舊說云以德義爲訓。則本諸同。然而民易從。稽古爲訓。則

徵諸已然而民易信。新說云惟德二句直說。若曰訓之者惟德義是個大訓耳。訓出德義爲大而舍古別無德義。不由二句反言以找足德義訓民說。惟德義以爲訓便是由古訓處也。若曰不把這個古人德義爲訓把甚事來訓乎。看來舊說失之兩層。新說失之浮撇。須精心體認傳意。傳云然訓非外立教條也。惟德惟義而已。此然字是承上二節德義二字洗發惟字出來了。將由惡終以上案云然訓非可以已私言也。善無徵則民不從。不由古以爲訓于何爲訓乎。此然字非進一步語。是了雖收放心二句案。蓋上說收開處古字便已覺包裹不住了。至此特地放出一古

字來作惟艱方便法門。不由二句分明緊應。雖收二句若把古字滅沒入大字中一翻便轉。甚覺輕快。其如上文雖收二句作何安頓乎。故不由古訓二句正欲反求其爲訓之本。勿與惟德二句平看。蓋德義已說過。此節不過醒出訓字。跌出宜由古來。然古字中含慎始和中在內。人所易曉。由古中含成終意在內。人所未喻。德義之神千古如一。德義之迹時刻密移。又不可泥傳無徵不從。遂把二公硬殼子德義來講。能明德如周公。在德如君陳。方謂之由古自能訓民者。句句是今日旌別由俗語。民看來却句句卽是寬和謹愆語。方是對畢公說由古處。不然印板二公舊

告示張掛一番一吏胥之任耳。何煩四世元老。蓋由古二字正如藕斷絲聯。自謹。慈寬和。說到臧臧。古字屬二公由古則畢公身子便已。捱上在內。便包下。惟周公克慎厥始三句子。雖就訓民處說。實就畢公地位說。曰政由俗革。至此曰不由古云云。非對足之詞。仍是說不臧厥臧民罔攸勸耳。○殷士席寵便是資富了。能訓則不至伐性喪生而全其性命之正。向以惡終者。今將有令終矣。然亦須知罔生幸免不訓則雖生猶死。能訓則節性惟邁。百年永一日亦永之意。德義本一物。因上有凌德滅義故並言之。德以天性言。義以事理言。惟德所以化其凌德。惟義所以化其

滅義。二惟字重看。正見得人心固有別無他物。故訓民亦不予德義外別立教條。大訓只在人心固有上見。惟訓因人心固有之物。此乃民彝物則之公。而非傾邪狹小之私也。通也。不通人。通人。不通古。皆非大。蓋由俗變革。但可以行政耳。至于訓則兩心相為質証。而以真論真。必有百劫不可磨。升降不能變者。惟德惟義而已。以視叔隱剛柔之升降。不過德義中通化之形耳。德義之體通達無間。形骸都撤。何如其大。謂之時乃大訓。即在惟德惟義上見。但此等頑民不須別出一番議論。就當時周公君陳言德言義。向曾習服過者。一一與他儆戒一番。人便不駭不疑。故德

義雖爲訓之大而非稽諸古以爲訓其以何者爲訓而能
開殷士之心乎古字不泛言指周公君陳然二公同時康
王何以言古訓因已對周公說故尊公訓爲古耳不由古
訓中要別以公之懋德克勤以公之師言作式卽創爲一
家之訓必無不出于德義者何不可訓之有但特出者駭
觀率循者素服不由古德義之訓則道升之政脉不接于
何訓風移俗革之民而徵信從乎駁傳者謂旣以德義立
訓又何有已私不知已私二字對古字言謂非可以一已
之私見爲之也古訓訓字乃訓民也不由古訓言不由古
人德義以爲訓非直謂不由古人之訓也切勿以古訓二

字相連讀德義未有不由古者不由便不可爲訓于何其
訓見當由古以訓也成王之告君陳于弘訓一事反覆詳
言之康王之告畢公獨致詳于旌別之政而敷訓之事僅
微言之者何哉蓋君陳繼周公之後其相去之時無幾周
公嚴以禁殷民之惡君陳和以誘殷民之善苟不存心加
意于德義之訓則殷民懵不知所從而謹恭和中之政無
所施畢公當寬嚴相繼之後則善者已可旌而惡者已可
別雖德義之訓不可缺然較之于君陳之時其爲力之難
易緩急固有不能以盡同者矣然要而言之周公之謹恭
其于時爲冬勁雪重冰天氣嚴肅草木彫落而剪其繁翳

君陳之寬和其于時爲春夏時雨薰風天氣溫燠草木萌生而引其枝葉畢公之旌別其于時爲秋輕霜薄日天氣廓清草木結實而呈其品彙乃若始之以明德中之以敬典終之以德義之訓則固如一元之氣流行于春夏秋冬之間可以論輕重而不可以論有無也閑與訓當有別閑則以法制檢束其心而取必于旦夕之化故艱訓則以道化遜入其心而徐俟其自得之機故易未有不訓而能閑者保釐之政乃所以使民由訓耳不可以訓德義爲保釐中事

陳氏曰旌別淑慝以商人化商人也所以興起其勸慕之微機崇德義稽古訓反身以化商人也所以反求其訓化之大本化商之道至是盡矣命畢公化殷全在訓上着力蓋轉移風俗全憑訓入故周公愆殷亦在式化厥訓而下列別慝每懲其弗率訓典資富一節却有四訓字故知化殷必自訓始前贊畢公師言而倦倦于辭尚體要有以哉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威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

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又

上數節言當臧臧之後而時由古以爲之訓則或從或違淑慝可知而旌別之政可行則民之勸者可化于善而治功亦庶可成矣遂總結上意致丁寧期望意更端嘆息稱父師而言殷士所係之重欲其盡道以化之也不可說得似纔時告他之語不剛不柔卽上面旌別淑慝之事要見得說了復說的話若曰是必如是保釐而不剛不柔則民德信乎其修矣保釐就中渾看勿分貼不剛不柔乃所以爲保釐也未足安邦意○康王有見于萬物各得其所爲極至匹夫匹婦無不被其澤然後爲至治之成故曰殷民

爲天下之望殷士又爲殷民之望世變風移殷士式化則王畿首善而四方無虞邦之安由茲殷士也放心雖收遺風未殄一失其防殷士梗化則近者不服而遠者離心邦之危亦由茲殷士也是言其所係之重以起下意殷士係我國家之安危而所以御之之道不可不盡自今言之果何道以御之哉見得殷民染惡深而被化淺苟忿其不從而剛以治之則必怨慮其難治而柔以遇之則必玩惟因世道之將升而以化訓行旌別則謂之剛不可謂之柔不可將見臧與不臧無不自然相勸而殷士之德信乎其修治矣不剛不柔照下德字看剛柔偏任固不是德剛柔並

存亦不爲德。惟風移之後，所以臧臧者，加以化誨，剛可策勵人心，然有約束之規，無刻激之意，則剛而不猛。雖謂之未嘗有剛可也。柔可恬怡，人志然有煦育之恩，無姑息之意，則柔而不弛。雖謂之未嘗有柔可也。剛柔俱無可着，分明是平康正直氣象。所謂德也。使殷士猛進焉而不傷于疾，涵濡焉而不失于徐，本性一還，不覺凌滅之盡消，是并化其剛柔以歸于正直也。其德不允修也乎。厥德允修，指殷士言。彼畏慕而修者，豈曰非德而不無勉強未允也。至此而畏慕之心化而爲克治之心矣。正是能訓之效。若未忘品節，或一味寬裕，皆不爲德。要比有制從容進步，不剛

不柔，須合說。若分說，不剛便是柔，不柔便是剛矣。本文不曰剛柔而曰不剛不柔，蓋曰剛便與柔對，而保釐之政不以剛。曰柔便與剛對，而保釐之政不以柔。兩不字最重。從克謹、慈寬、和上變通出來，有許多斟酌妙理。劑數十年之風氣，會數聖人之精神，方得民風允修而不必闕。修字有克治舊習工夫。修曰允修，由衷自出，無待使而然。此王道之極功，故下文以成終贊之。

楊慈湖曰：易者已也，非有他也。以易爲書，不以易爲已，不可也。以易爲天地之變化，不以易爲已之變化，不可也。天地我之天地，變化我之變化，非他物也。私者裂之。

私者自小也包犧氏欲形容易是已不可得畫而爲一於戲是可以形容吾體之似矣又謂是雖足以形容吾體而吾體之中又有變化之殊焉又無以形容之畫而爲一一者吾之一也一者吾之一也可畫而不可言也可以默識而不可加知也一者吾之全也一者吾之分也全卽分也自生民以來未有能識吾之全者唯覩夫蒼蒼而清明而在上始能言者名之曰天又覩夫隤然而博厚而在下又名之曰地清明者吾之清明博厚者吾之博厚而人不自知也人不自知而相與指名曰彼天也彼地也如不自知其爲我之手足而曰彼手也彼足也如不自知其爲己之耳目鼻口而曰彼耳目也彼鼻口也是無惑乎自生民以來面墻者比比而不如是昏之甚者見謂聰明也夫所以爲我者母曰血氣形貌而已也吾性澄然清明而非物吾性洞然無際而非量天者吾性中之象地者吾性中之形故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皆我之所爲也混融無內外貫通無異殊觀一畫其旨昭昭矣厥後又繫之辭曰乾乾健也言乎干變萬化不可紀極徃古來今無所終窮而吾體之剛健未始有改也言乎可指之象則所謂天者是也天卽乾健者也天卽一畫之所似者也天卽已也天卽易也地者

天中之有形者也。吾之血氣形骸，乃清濁陰陽之氣合而成之者也。吾未見夫天與地與人之有三也。三者形也。一者性也。亦曰道也。又曰易也。名言之不同，而其實一體也。故夫乾象之言舉萬物之流形變化皆在其中。而六十四卦之義盡備于乾之一卦矣。自清濁分人物生男女形萬物之在天下，未嘗不兩曰天與地曰晝與夜曰夫與婦曰君與臣曰尊與卑曰大與小曰貴與賤曰剛與柔曰動與靜曰善與惡曰進與退曰實與虛。博觀縱觀，何者非兩。一者所以象此者也。又繫之辭曰坤坤順也。明乎地與妻與臣與柔之類也。然非有二道也。

坤者兩畫之乾，乾者一畫之坤也。故曰天地之道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又曰明此以南面堯之所以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所以爲臣也。又曰吾道一以貫之，則夫乾坤之象雖有大哉至哉之辨，以明君臣上下之分而無二元也。坤爻又曰直方大，又曰以大終也。又以明大與至之無二旨，乾與坤之無二道也。乾何以三一也。天此物也。地此物也。無二一也。無二已也。皆我之爲也。坤何以三一也。天有陰陽日月明晦也。地有剛柔高下流止也。人有君臣夫婦貴賤善惡也。三天下固有如此者也。聖人繫之辭曰震明乎如此者，陽爲主自下。

而動且起也。此我之變態也。三天下固有如此者也。聖人繫之辭曰巽。明乎如此者。陰爲主。陰入于下。柔隨之類也。此又我之變態也。三天下又有如此者。聖人繫之辭曰坎。言陽陷乎兩陰之中。內陽而外陰。水之類也。此我之坎也。三天下又有如此者。聖人繫之辭曰離。言陰柔不能以自立。麗乎兩剛。又外陽而中虛。爲火之類也。此我之離也。天下又有三者。陽剛止截乎其上。故繫之辭曰艮。艮止也。明乎我之止也。天下又有三者。陰柔發散乎其外。故繫之辭曰兌。兌說也。明乎我之說也。舉天地萬物萬化萬理皆一而已矣。舉天地萬物萬化萬理

皆乾而已矣。坤者乾之而。非乾之外。復有坤也。震與坎離艮兌。又乾之交錯散殊。非乾之外。復有此六物也。皆吾之變化也。不以天地萬物萬化萬理爲已。而惟執耳目鼻口四肢爲已。是剖吾之全體而裂取分寸之膚也。是梏于血氣而自私也。自小也。非吾之軀止于六尺七尺而已也。坐井而觀天。不知天之大小也。坐血氣而觀已。不知已之廣也。元亨利貞。吾之四德也。吾本無此四者之殊。人之言之者。自爾殊。人推吾之始名之曰元。又曰仁。言吾之通名之曰亨。又曰禮。言吾之利名之曰利。又曰義。言吾之正名之曰貞。又曰固。指春之剛爲九。指吾

之柔爲六。指吾之清濁爲天地。指吾之震巽爲雷風。指吾之坎離爲水火。指吾之艮兌爲山澤。又指吾之變而化之錯而通之者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以吾之照臨爲日月。以吾之變通爲四時。以吾之散殊于清濁之兩間者爲萬物。以吾之視爲目。以吾之聽爲耳。以吾之噬爲口。以吾之握爲手。行爲足以吾之思慮爲心。言吾之變化云爲深不可測。謂之曰神。言吾心之本曰性。言性之妙不可致詰。不可以人爲加焉。曰命。得此謂之德。由此謂之道。其覺謂之仁。其宜謂之義。其履謂之禮。其明謂之智。其昏謂之愚。其不實謂之僞。其得謂之吉。

其失謂之凶。其補過謂之无咎。其忻然謂之喜。其憊然謂之憂悔。其非謂之悔。嗇而小謂之吝。其不偏不過謂之中。其非邪謂之正。其盡焉謂之聖。其未盡焉謂之賢。言乎其變謂之易。言乎其無所不通謂之道。言乎無二謂之一。今謂之已。謂之已者亦非離乎六尺而復有妙已也。一也。二之者私也。梏也。安得無私與梏者而告之。姑卽六尺而細究之。目能視所以能視者何物。耳能聽所以能聽者何物。口能噬所以能噬者何物。鼻能嗅所以能嗅者何物。手能運用屈信所以能運用屈信者何物。足能步趨所以能步趨者何物。血氣能周流所以能

周流者何物。心能思慮。所以能思慮者何物。目可見也。其視不可見。耳可見也。其聽不可見。口可見。噬者不可見。鼻可見。嗅者不可見。手足可見。其運動步趨者不可見。血氣可見。其使之周流者不可見。心之爲臟可見。其能思慮者不可見。其可見者。有大有小。有彼有此。有縱有橫。有高有下。不可得而一。其不可見者。不大不小。不彼不此。不縱不橫。不高不下。不可得而二。視與聽。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視聽與嗜嗅。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運用步趨周流思慮。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是不可見者在視。非視在聽。非聽在嗜。非嗜在嗅。非嗅在運用。屈

伸非運用。屈伸在步趨。在周流。非周流。非步趨。在思慮。非思慮。視如此。聽如此。嗅如此。運用如此。步趨如此。周流如此。思慮如此。不思慮亦如此。晝如此。夜如此。寐如此。寤如此。生如此。死如此。天如此。地如此。日月如此。四時如此。鬼神如此。行如此。止如此。古如此。今如此。前如此。後如此。彼如此。此如此。萬如此。一如此。聖人如此。衆人如此。自有而不自察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也。爲聖者不加爲愚者不損也。自明也。自昏也。此未嘗昏。此未嘗明也。或者蔽之二之。自以爲昏爲明也。昏則二明。則一。明因昏而立名。不有昏者。明無自而名也。昏明皆

人也。皆名也。非天也。天卽道。天卽易。天卽人。天與人亦名也。

厥德允修。已出治成通節。以成終爲主。首三句平叙。以期畢公之成終。三后至生民渾說。是成終之實。四夷以下。是成終之所致。心字虛。道字實。因其時而爲所當爲之。謂道于同道處。徵其心之協。同底者。都究到至理極處也。理到極處。便渾。是此理融浹。故曰治。道治以下。就畢公時言之。道爲體。政爲用。未有道治而政尚紛而不治者。政卽由俗之政。政所溥爲澤。澤潤生民者。民自有。這段有淑無慝的。生理皆洗濯出來。澤潤生民。又自洛邑而推之。觀上文無

虞以康。可見多福永膺。則不止于以寧而已也。皆合在成字內。○惟周公三句。意分賓主。上二克是已然事。下一克字。期望畢公。殷民方其始也。厥心未戾。不容不恭。其始固惟周公能慎之。及其中也。式化厥訓。止宜從容以和。亦惟君陳能和之。今其終也。大道已升。無取襲用慎和。則惟我公能成之矣。此事未然而言。若已然者。若說當成其終。便差。首序文武周公畢公。用三惟字發端。此序周公君陳畢公。亦用三惟字發端。皆隆重畢公之詞。蓋慎始和中成終原是一事。只因有畢公君陳周公三人之別。故有厥始厥中。厥終之說。若非三人。則始中終可不立。又因厥始厥中

厥終三時之異。故有克慎克和克成之說。若無三時。則慎和成亦不立。始中終以時言。慎和成俱就化殷言。終乃終其民之事。厥德允修治之成也。非成周公君陳之謂。二公化民各成體段。何待畢公成之時。說講成終只是申說旌別點不破成字意。不知傳指此爲非治之成。使商民皆善然後可謂之成。必到潤澤之地方皆善耳。成字以造詣言。不是工夫字面工夫全在上文成字照下道洽看。三后以下一層脫一層來。三后之政雖有始中終之異。其實周公之所未爲者君陳爲之。君陳之所未爲者畢公爲之。心則相濟道則相成。若出于一人。其所協處俱至于當然之則而不可易矣。故曰三后協心同底于道。二句一串專主畢公說。如二公之心俟諸後者。我公之心有以考其前。是協心協心非勉強官止神行。如符節自然做定。鬱之而適暢。矯之而益融。心思至此恰好。着不得意必將迎。非止同于化殷爲心也。心至于道不容二適。道底于至不容殊途。協心而不底道。不過意氣相投而已。惟合之天理而當則道容有不盡同。而道之至自無彼此。畢公之成終是周公君陳之慎始和中成之。故曰同。于同道處徵其心之協。三后二句本上文三句說來。論個道理如此。乃打開句。可見三后之心無不協。三后之道無不同。曰協曰同。皆非作用力。

字看。然協心同道。看上說尚是致意之詞。道洽政治則自然而致者也。道洽卽承底于道說。底至也使非浸灌周浹不可言至。故卽以道洽二字承之。此二字極重。協心同道。要見保釐之心與道。一謹始和中之心與道也。道洽政治亦要見謹始和中之道與政。得公以輔其不逮而無不洽且治也。道洽卽是政治。道洽政治則便澤潤生民。一氣貫下無工夫。亦無兩樣。道洽若作洽民。斟酌灌漑入于民心。曰洽。前此周公君陳猶未洽也。如此說。畢竟與澤潤重複。于是有三后無背馳之說。看來道洽道字當在三后身上說。蓋三后相繼日積月累。于是漸涵浸漬。道化至此而浹

洽。非以浹洽于民說。此是主三后自相洽浹說。或疑與同底于道重叠。不知二道字雖相關。然上道字乃言敷教化。至道洽則教化已浹矣。原自有別。便說三后身上自相浹洽何妨。况此節凡說三后未嘗不專主畢公。凡說成終未嘗不蒙慎和。則專重畢公身上。而三后自相浹洽之說卽在其中矣。洽者無爾我形骸。當重畢公身上自內達外。從粗至精。畧無捍隔生疎也。要玩同底于道。道洽口氣自彼至此之餘。合而爲一。如鹹苦酸辛甘同以調味。一至于味遂無有分別。浹洽之極自然條理分明。紀綱皆真精也。政之紛紜不得理。皆緣道法分而爲二。今道卽爲法。故不煩

勞畫而綱舉目張。周官法度就是關麟之精，更無本末更無精粗。故從道上見政，從道洽上見政之治。政即道矣。不是民治也。須在政上說。昔有升降，今則道無不洽。昔由俗革，今則政無不治。使下都之民皆由德義以永年，無復怙侈而惡終。是澤潤之也。至是而三后之功可謂成矣。政治即澤也。以不剛不柔之澤言。澤之所潤深入民心，累世深仁淪肌浹髓，如水之沃物，驟難透入。一入而浸漬之極，不可思議。故曰潤。至此不必開，亦不必訓矣。澤潤就生民修德上說。心者化民之本，道者化民之理。政者化民之具。心一則道同，道洽則政治。道洽政治，則澤潤生民，俱相仍看。

澤潤生民，只指東郊殷民言。四夷句正舉遠以見近。而天下治在其中。王畿又安，則不特中國被澤而已。雖四夷左衽道化之所不加，政治之所不及，咸賴其化成之澤。須云舉周公君陳以來數十年所積累之澤。至我公而潤于民，即四夷罔不咸賴也。總之生民在曩時怙侈之餘，氣尚在今日道之降而方升者，以消商俗之蕩凌而不足。生民在今日德義之涵濡已久，道之升而允升者，以樹左衽之風聲而有餘。須知賴不重四夷當以中國又安說。舉四夷之咸賴，正形容生民之澤潤。只是說個成終盡頭處，亦了得由俗事。予小子承膺多福，句是總承。全憑畢公身上不必惹着。

二公永字正對終字潤賴正是福處潤而又賴內外無所不及所謂多也指化殷及遠言世道方升而不降故曰永膺多福咸賴比四方無虞較深多福比一人以寧較深比言三后不可分而道洽下則指畢公所謂成終不在剛柔修德也合心身而夷狄而君身一未到不可語成皆緣德業而信其成非無所見而漫期者王振子曰克慎克和克成雖竝舉當以和爲主慎始和中成終雖竝舉當以成爲主道洽以下專說畢公見民和之至惟和至方爲成周太和景象此解非經生所曉○此期于化殷之效也殷民徂于叛亂至難治者也惟周公能嚴茲殷之令而慎之于始

使其始之不敢反側者非周公不能惟君陳能弘寬和之訓而和之于中使其中之不甚悍逆者非君陳不能至于今惟公能盡保釐之道而成之于終使其終之化于德義者非公不能二后皆已試之效何以知公能成終耶亦運治之心出治之道不異二公耳由周公君陳至公時雖有先後然二公以化殷爲心公亦以化殷爲心師其意不泥其迹心何有弗協故不剛不柔與昔之謹愆寬和所施雖異皆因時制宜各當于理同歸于致治之道而已惟心協道同則道化所敷積累于三紀之餘寬嚴雖異道實相須爲用渾融貫徹無有不洽而後政事所布更張于累世之

後寬嚴雖異政實相濟爲功和調均劑其政均爲修治而不見有彼此之分也由是膏惠流行澤潤東郊生民漸溼于德義而厥德允修雖四夷左衽之人無不仰賴化成餘澤而傾心向化矣化殷之功至于如此則予小子內無反側之虞外無憑陵之患永膺多福而享有道之久矣非我之所望于公者乎

金仁山曰前後異時由革異政而云協心同底于道者蓋此心所處俱至于所當然之則也三后之心不謀而合不約而同故曰協若說有心相濟則畢公之協君陳君陳之協周公是矣周公何以來協君陳畢公之心乎

適因革之宜各行所當然故曰同底于道傳卽其行事觀其用心云云者如君陳卽周公之行事在茲殷而觀其用心懼殷民之頑而弗率故不得不虔其始則便知設使周公今日而在當又須用寬矣夫濟嚴以寬而用寬和焉故曰若出于一時若成于一人也畢公亦云云○蘓子瞻曰康王以爲邦之安危在殷士又以保釐之任爲足以澤生民而服四夷其言若過然殷民至此亦不能睥睨周室如三監時矣然猶重其事如此賈誼言秦俗婦乳其兒與翁併踞母取箕帚立而諄語以此痛哭流涕太息以爲漢之所憂無大于此者正此意也古

之知治體者其論安危蓋如此○張橫渠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則各得其所安故日月之形萬古不變若陰陽之氣則循環迭至聚散相盪升降相求細縕相揉蓋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此其所以屈伸無方運行不息莫或使之不曰性命之理謂之何哉又曰大和所謂道中涵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細縕相盪勝負屈伸之始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起知于易者乾乎效法于簡者坤乎散殊而可象爲氣清通而不可象爲神不如野馬網緼不足謂之太和語道者知此謂之知道學易者見此謂之見易不如易雖周公才

美其智不足稱也已○程明道曰生生之謂易是天之所以爲道也天只是以生爲道繼此生理者卽是善也善便是一箇元底意思元者善之長萬物皆有春意便是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成却待他萬物自成其性須得○羅念菴曰天地之氣翕聚而至于發散必且氤氳磅礴薰蒸融液彌漫于覆載間不獨甲折之微肖翹之形絲縷毫芒靡不貫徹雖石至頑悍土至剛瘠亦復含澤潤而吐華滋益生生之動莫能遏也斯時也名之曰春春之爲言從屯從日指日之暄煥草苗然欲奮出之象也惟人亦然至靜之後真心來復太和畢達無有

間隔自愛親敬長盡人之遠邇疎戚極于萬物靈蠢纖
鉅通一無二神感幾應不異彼此蓋得天地之生生而
未有過之者也斯念也名之曰仁仁之爲言從人從二
二者天地惟人同之言同天地之春也故曰仁者渾然
與物同體不能同體卽不足以應春之生生大哉仁乎
其三極之精乎春之至也漸仁之成也難學與不學有
辨矣○陳白沙曰宇宙內更有何事天自信天地自信
地吾自信吾自動自靜自闔自闢自舒自卷甲不問乙
供乙不待甲賜牛自爲牛馬自爲馬感于此應于彼發
乎邇見乎遠故得之者天地與順日月與明鬼神與福

萬民與誠百世與名而無一物奸于其間烏乎大哉○
董玄宰曰古之說曰立天子以爲天下也非立天下以
爲天子也立君以爲國也非立國以爲君也官天下者
無論已以周之上世也而周公營洛曰使有德者易以
興焉無德者易以亡焉深乎深乎藏天下于天下而不
私者乎迨德下衰而天子者始掩天下而爲一人之私
利一家之私業一姓之私傳惟社稷之知而已矣雖然
太上無私太下不及私彼中主者獨幸其以社稷爲一
人之私利也凡人之情計其身者固工也獨幸其以社
稷爲一家之私業也凡人之情計其家者固完也獨幸

其以社稷爲一姓之私傳也凡人之情計其子孫者固遠也要以無所不計而若之何專以人才當之有故矣語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守在四夷者乃可以保四海安在天下者乃可以保社稷而安天下非獨運之能又非庸衆之任又非一士之力必望之四海九州之才士故正義之臣設則朝廷不頗輔拂之士信則君過不遠爪牙之士施則仇讐不作邊境之臣處則疆垂不喪社稷之所以有基無壞者衆才之以也才有常乎崇長則盛矣芟夷則衰矣封植則榮矣摧殘則萎矣振作則銳矣沮抑則鈍矣顧其上所愛惜何如而世之不講于愛

惜之道則已久矣蓋魯之相公儀潛也欲參分其國而與之而子思曰必潛之智若魚鳥可耳區區爵祿何足以餌天下士而得言愛惜乎哉今夫連城之璞斲則破焉必曰惜矣又不以爲琮璜爲圭瓚而僅充珥佩環珖之用則卞氏之泣有甚焉者重傷故也豫章之水于霄而蔽日以爲明堂之棟卽翦伐何辭哉蓋至于榱桷焉樞椽焉而惜可知也已國于人材何以異此彼沉淪者義榮譴訶者名高公論鬱于上則必發于下天下後世多有愛惜之者于才故無害也惟夫羶悅之具嗚嚇之餘以彼于士亦旣儼然離蔬釋躋筵籍升朝不謂不用

矣而人主者或代鳥飛或逐馬走拘鳥獲之臂掩離婁
之目使士之所欲効于社稷者十不得一焉又或肩鑰
九重叩闔萬里牽于帷牆之制蔽于釜鬻之隔使士之
所欲効于社稷者十不得一焉又或左執殤中內堅柴
柵叙遷有轉石之艱讜亮有嬰鱗之禍使士之所欲効
于社稷者十不得一焉士于是時動則有橫木當路之
阻靜則有抱火厝薪之憂進則無救時行道之實處則
有尸祿洿朝之議將爲國寶耶或毀之已曾不懷而不
售之爲愛也將爲國器耶或懷之已曾不若藏而不試
之爲愛也將爲國具耶或摧之已曾不若韜而不用之

爲愛也此爲士計最病而况爲社稷計哉○周公慎始
君陳和中畢公成終雖有三名總是化殷民無求備于
一夫之作用故曰世之皆中人猶象之皆雜爻也九變
而後貞九變而後悔方其未成而臆之爭之以爲是譽
是咎是功是凶是當位不當位及其旣成而臆者爭者
回視前畫皆不知其處此最可想成終景光○董玄宰
曰王者不治夷狄窮兵則耗國聖人不爲已甚盡法則
無民第國手不以後着爲先着

此承上文而深期之與上節平層看建無窮之基卽就上
道洽政治看蓋道洽政治是千萬年之化故曰無窮聞蒙

無窮之基當并說所重在又殷民推到子孫訓式也只爲出惟又二字俱就得公而成終言東郊之治所係望于公者豈特今日之治哉係于邦之安危事莫大于此者矣周公爲之于始君陳爲之于中而惟恐廢之于終事莫重于此者矣公其協心同道而潤澤生民則民協于治而邦以安治繼于前而功不廢自此成周有無窮之基矣其字重相期意時字重看殷民當二公後僞者漸淳爲國建基正其時也建者不拔之義立得堅固方久而不圯撼建基在國祚上說成周王業之本故曰基欲其于下都而爲周家建立無窮之基也人心者國之基風俗者治之基惟閑其

心于既收之後是直護持于不拔在殷衆有永年之休卽在成周有永基之建建就心上說謂道化一成而人心風俗與周始終雖至于萬年可也亦有句緊承上句帶說基之所在卽聞之所在根心出聞聞亦無窮語意與君陳惟爾之休終有辭于永世相似是後世被其保釐之化者誦之于不衰也亦字對上予小子言玩亦字此句不可另講重子孫句子孫又推開一步說見不特可垂譽亦可貽謀卽公之子孫亦訓公保釐已成之法以爲治惟又者惟以此而治民也不作效看蓋建基工夫只在治殷民上子孫訓式是垂法意要體無窮意講訓成式只泛論非謂以此

治殷也。畢公子孫未必世治殷民耳。傳無窮事業。合通節言。○成終之業。豈特建于一時。而成終之所致者。亦豈特四夷賴其澤。予一人膺其福哉。惟此成周。周公基之。君陳定之矣。公其惟時行保釐之政。使民風丕變。建帝王不拔之基也。由是基之所建。名必歸焉。基無窮而名無窮。周公之誦不衰。君陳之辭永世。我公保釐之聞俱流矣。不特此也。不剛不柔。典刑具在。公之名則在公身。公之成法則在公子孫。世世得順公保釐成法。以又其民。亦與成周之基相爲無窮也。此予小子所以爲公期者也。

嗚呼罔曰弗克。惟旣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此總致屬望。勿作戒勉。結一篇意。一氣說下。罔曰弗克。罔曰民寡。二段緊緊合說。則欽休便已粘上。盡心慎事。正所以欽若先王之成烈。而欽若成烈。又所以休美前政也。不可謂盡心慎事者。欲何爲哉。亦惟欲如此也。欽若先王二句。舊說似作推由說了。玩本文口吻。緊承盡心慎事。一直說。都是勉畢公身上着力語。○兩罔曰。要得康王尊敬畢公。口氣皆于無可申飭處。申飭僅摹畫這兩項念頭。以發其旣心慎事之叮嚀。非慮公果有是也。以旣歷三紀。周公君陳所未及爲者。今仰成畢公。則似爲難。不剛不柔。厥德

允修。公可曰弗克而不盡其保釐之心乎。以世變風移。一
二頑民所未盡化者。今仰成畢公。則又似爲易。邦之安危
惟茲殷士。公可曰民寡而不慎其保釐之事乎。弗克民寡。
非人情不畏其難。則便忽易之謂。二惟字重看。旣者極盡
無餘也。不計殷民之化。第曰吾盡吾心而已。雖無媿。此心
亦非盡也。必治洽而又至于于無窮斯盡矣。事卽治民之
事。民雖寡而治。繼二公則事體至大。但論事體不論民也。
洽治矣。又爲無窮之計。方是慎。旣心慎事。雖非兩截。但心
與事自有分別。心惟一念發之已而易盡。故弗克則曰旣
心事有萬端。生于外而難防。故民寡則曰慎事。工夫在旣

心慎事上。而順先王以光先臣者。不外乎此。如云我周克
受殷民遷于洛邑。以綏定國家。此文武成王化殷之所在。
而周公謹始。君陳和中。相繼爲治。其政績可考也。公當盡
心慎事。以化殷民。敬順先王。化殷成烈。而前人慎始和中
之政。有旣美而益彰其美者。不有以休之乎。欽若有旣慎
意。通篇結局一欽字。應轉祇命公句。成烈本德教化殷說。
休于前政。本道洽政治說。休字重看。謂使前人之美有歸。
着指成終說。但成終是言其責之當盡。休于前政。是言成
終則周公君陳之美待畢公而始全也。前政指慎始和中
政上說。不必謂先我而爲政者。不可謂休美前人之政。須

細認休是休美之休使之不墜之意非匹休之也欽石內及休字內皆含心事克成厥終說

張氏曰商民在白起項羽處之則坑之矣若晉武符堅處之則有劉元海慕容垂之亂矣嗚呼殺之既不可用之又不可于是遷之洛邑使日見周之仁政日聞周之仁聲日親周之仁人君子如此者三十六年難化者或老或死已化者方少方生于是激勵之以為永久之計

王氏曰畢公一篇以風俗為本殷民既化其效見于東遷之後盟向之民不肯歸鄭陽樊之民不肯從晉及其未也周公東下不肯事秦王化之人人深矣

尚書葦籥卷五十二終

尚書葦籥

東海潘士遴輯著

後學

古澗張孫振鑒定

君牙

首三節穆王先以君牙祖父與已發端見命為司徒之意弘敷三節舉續服之道在脩教養之職匹休前人末節申戒其守家法以終續服之意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苦蹈虎尾涉于春冰○

今命爾子翼作股肱心膂。績乃舊服。無忝祖考。

首節敘君牙祖父之忠貞。引末乃祖之當率。次節穆王敘在已之憂危。引末乃辟之當又。故末二句結應此兩節。通篇不出績乃二句。故發端卽敘其先世之美。以感動之也。最重世篤意。世篤世字承上。乃祖乃父言。世篤者見家有世德。世功非一人。世字須貫至下句。忠貞以心言。不必分忠以事上。貞以守已。精白致主。矢志心化。俗便是忠。貞者守正而不撓也。此忠不渝。便是貞。世篤隱動君牙實實使王家無不敷之德澤。無不浹之人心。勞在民生。卽勞在王家。服勞正忠貞之實。成績指忠貞服勞至于教養之成功而

言恐其無徵。故以紀于太常言之。人臣績著王家名標社稷。于是紀太常以志不朽。顧成績不著。箕喪弗紹。以言乎世篤未也。祖父殫其勞于國。而萃其勲于身。天下萬世共仰之法。之况爲子孫者乎。太常卽旂常之類。藏在宗廟。列紀功勲。與記功宗一般。周禮司勲銘書于王之太常。可見有人以主之。非旌旗也。常取象日月。不重與日月爭光。只重其功。見在昭揭。而可法意。厥有成績二句。不重報功上。只是稱揚君牙祖父有功爲國名臣。見乃祖如是。乃父亦如是。則爲後人者亦當如是。便含該績舊服意。

正義曰周禮司勲云凡有功者銘書于王太常祭于大

烝鄭玄云銘之言名也生則書于王旌以識其人與其
 功也死則于烝先王祭之是有功者書于王之太常以
 表顯之也周禮司常云日月為帝王建太常是王之旌
 旗畫日月名之曰太常也○太常旂旗旒旌旛旌物
 謂之九旗乃天子諸侯諸臣平日車上所建畫其象及
 書其名號故其幅縱長以為文建于車上要必以兩相
 對故日月交龍熊虎鳥隼龜蛇以偶為制又如天子
 之幃宮而設旌門諸侯之次舍而置其旂並當以兩也
 ○畫日月熊虎之類每一旗止畫一物舊制每幅皆畫
 則不能示遠矣非也○旗幅曰幟音杉幟之所垂曰旂音流

音二旂即旗幅之末殺而垂者大常十二旂即十二幅餘
 九七五皆然○旗之高以幅為節○廣居高三分之一
 ○司常日月為常儀禮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郊特牲
 龍章而設日月左傳三辰旂旗曲禮招搖在上按日月
 星辰唐虞以為衣之士周人則畫之于旗以為大常唯
 天子得建之但司常有日月而無星辰者記云招搖在
 上舊註謂即北斗第七星名搖光者甚為有理蓋北斗
 柄所指之方為十二所建天帝用以施令者故王之中
 軍畫之用以指揮萬眾是故日月謂之大常祀事所建
 北斗星亦謂之大常則戎事巾軍所建也然觀儀禮郊

特牲左傳所云則交龍為旂日月之下仍以交龍為象
 熊虎為旗如王之侯畫虎方稱旗之名也○日月為常
 畫日月于其端天子所建言常明也○董玄宰曰天地
 有日月之動盪故清寧不毀人身之升降闢闢皆在兩
 目故陰符經曰機在目黃庭經曰出入月呼吸在左
 目日右日月闢為乾闔為坤一闔一闢謂之道聖人傳
 藥不傳火繇來候少人知參得左日右月之機可以擇

藥

二節言求助之切文武成康有忠貞服勞之臣能左右以
 治四方所以遺我今日之緒也今我嗣守其緒則亦惟是

如先王時這樣臣能左右我以治四方有斷斷乎不容無
 者所以心之憂危惟恐不得其人而墜此遺績也憂危句
 緊根此惟字來○緒業之可繼者先王之臣所包者廣即
 篤忠貞服勞者君牙祖父亦其輩也舊于亦惟下添一思
 字便蛇足先王之臣不是說先王之臣尚有存者而欲用
 之亦不是說要用舊臣之子孫只要得人如先王時之臣
 意克左右亂四方指穆王身上說不承先王左右是輔已
 亂四方是治民謂輔已以治民也四方治心為上治形次
 之使更無紛紜不定之虞須仍得忠貞服勞之佐憂危者
 憂而且危孤子無輔心極競惶求助意在憂危上見虎尾

春水合來正喻憂危心事虎啞人凶而虎尾之蹈履險莫危于此使不有人指其危鮮不遭噬堅冰可渡而春水之涉履薄莫危于此使不有人濟渡鮮不墮落形容思得其人之急為下今命爾予翼起不是憂其無人意若對君牙面前有不得其人之語便與求助意相戾了

先王之臣今本偽作先王之臣按孔傳本元作正字

此正命君牙左右乎已以釋憂危也今命爾任司徒之職于我是輔而作股肱心膂其相須倚賴之切如此爾尚續汝祖考之舊服而以忠貞之道事我無或忝辱祖考令旂常之前光從遇佚也○翼字承憂危來予翼即指為司徒

言即左右之意股行肱持心為主膂為幹皆人身不可缺者正喻翼字續舊服正翼之之道股肱兼左右心屬前膂屬後義始備猶虞書四鄰作者已不能為而臣代為蓋以全力託之矣續舊服二句連說能續則無忝舊服指忠貞服勞續有善繼善述意無忝就君牙心裡說續服無忝至君牙之身而世篤益見

唐孔氏曰股足也肱臂也膂背也汝為我輔意當如我之身故舉四支以喻為股肱心體之臣言委任如身也傳以膂為體以見四者皆體非獨膂為體也禮記緇衣云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此舉四體今以臣為心者

君臣合體則亦同心詩云赳赳武夫公侯腹心是臣亦
爲君心也○膺脊也乃衆體之會處不可云心膺以思
慮混看了

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
之中○夏暑兩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
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嗚呼丕顯哉文王
謨丕承哉武王烈啟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
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弘敷二節正續服翼主之事司徒職兼教養而以教爲重
故先言教弘敷二句盡教民之道下四句不是自身說到
心乃是自和遯到中。和從中上流出來。中是和之源頭。欲
君牙率自中以和民中。自設教言曰典。自民彛言曰則。五
典是概言。民則是指言。言五典非他卽民之則也。而在身
爲正在心爲中。自然中正就是和。此則無分上下。但民不
能自式于和。專賴上人爲教育。而教育必本以身心。故說
爾正爾中。使爾立身以則。無邪動焉。民亦卽以爾爲威儀
動作之則。孰敢有不正者乎。若進而求之。民心未能止于
天。則而有邪慝焉。則非民能自中。惟爾自中。其心以中。民
之心可也。然上曰克曰敢。猶君牙與民相勸。至說民中直
曰罔曰惟。則民中全在君牙之心出矣。上二句兼言應下

二句單主感一步緊一步。○纘服何如，司徒掌邦教矣，而五常之典，乃民中正之則也，非有以示之趨，何由使之順？則必大布親義，序別信之五典，勞來匡直，致敬以和民之則，使各得其本心而自適，然和民之本，全係乎爾。綱常萬古爲準，至正也，爾身能正，誰敢安于不正？然必其心真有截然而不可加損者，始真能正。然民心別無中，亦惟爾之中而已。民則卽是五典，旣言五典，又言民則，且典而曰弘敷，民則又曰式和，何也？言典則一也，以其常行不可易，謂之典，以其截然而不可越，謂之則。但弘敷屬章程一邊，故以常道言，式和屬神喻一邊，故以心法言。敷典是可見的，則卽

在典內，式和卽在弘敷內，是不可見的。設教者除却弘敷五典，別無式和，民則可言親義，序別信五者，典常之道，乃民所受于天，人性恰好處，實有一定不易之成，則在下正字，卽則之無反側，中字，卽則之無偏頗也。弘敷者，求以式和之也。二句一直下敷而未和，則爲徒教，意重式和，式和是弘敷主意，工夫只弘敷上，弘敷者，大布五典之條教，遍曉庠序閭里，使無不知，無不聞，俱有所持循，要非以我強民，直是民性不識，不知之天，則本來恰適，亦原自和，今不第使民由之，敬引民以自有之天，則使皆無心自順，不知有藝極之拘，祇見有天機之躍，則典非強設而入之甘矣。

此乃教人之方。然敷典和則之本在爾身。爾身四句當依文法一直下。有反覆責備意。不是對語。要重在兩頭言爾身克正則民斯正。而民心不中。惟在爾之中而已。一串說話。至于克正。惟中邊。然由正說到中。由事說到心裏。謂正者容有不中。中則無有不正。身之正。勉強脩飾者能之。心之中。非存養純熟不能也。易曰。中以行正也。居正必始于建中。故于民曰。正于己。曰。中。蓋日用不知。正民心真境。反而求正之原則。當爾之澄神處。即是澄民之神處。同在天地所降之中。雖見爲合天下而共成其中。而不知惟爾中。也不是端本澄源話。惟爾不是借爾去教民。此中有月映

萬川之妙。須認得本原之地。自己不容着。力。况于民心。可以章程入乎。只惟爾自有之中。默印之而已。罔中言不能自中也。只是民未能中。不是說民心本來無中。民中即爾中。此立教大把握處。即此便是。式和主意。使民感而自得也。則民則和。而五典惇矣。正與中俱兼。典則看此身。此心中。中正。君與民一也。所謂則也。則之不立。民烏乎則。

張橫渠曰。生有先後。所以爲天序。小大高下相並而相形焉。是謂天秩。天之生物也。有序物之旣形也。有秩知序。然後經正。知秩。然後禮行。○程伊川曰。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如百尺之木自

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面一段是無形無兆却待人旋安排引出來入塗轍既是塗轍却是一個塗

轍○薛敬軒曰聖人之心天地之理只是直必動以天而後可言

直加以一毫人意便不直矣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真直也○楊龜山曰易于咸卦

初六言咸其拇六二言咸其腓九三言咸其股九五咸

其脢上六言咸其輔頰舌至于九四一爻由一身觀之

則心是也獨不言心其說以為有心以感物則其應必

狹矣唯忘心而待物之感故能無所不應其繇辭曰貞

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皆緣其類而巳不能周也

所謂朋從者以類而應故也故孔子繫辭曰天下何思

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夫

心猶鏡也居其所而物自以形來則所鑒者廣矣若執

鏡隨物以度其形其照幾何○程明道曰惟神也故不

疾而速不行而至神無速亦無至須如此言者不如是

不足以形容故也○周濂溪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

矣不達曰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幹固惡為猛

為隘為疆梁柔善為慈為順為與惡為懦弱為無斷為

邪佞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

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程

伊川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間停停當當直上直下

之理出則不是惟敬而無失最盡○程明道曰一刻不存非中也一事不爲非中也一物不該非中也知此可與究執中之學○薛敬軒曰一理一切穿透各不粘帶其妙不可言。

夏暑雨節註中又告二字宜玩既言教而又及養二字有輕重司徒之職雖云掌教然土地人民之數安養生息之宜無一不掌養立而教可興未有饑寒咨嗟之民而責于中正典則之俗者故于民艱須照顧教字看時當承保民不平富之後授田薄歛之事久已施行故只舉寒暑之必不可免者以示重二惟字兩惟曰是穆王代小民說見小

民但惟有如此此外不能也所以上人要替他思要替他圖怨咨四時皆有夏之食竭冬之衣單尤人情最無聊之日民所以感時自傷而興怨咨怨咨須形容小民口氣出謂之惟曰者怨咨形于口也合言暑雨祈寒見無時不怨咨意是摹寫他艱難情景夏而暑雨穡事方興或有不足至于冬則秋收有成若可自樂亦惟曰怨咨冬夏盡民事始終盡寒暑天道循環有不期怨而怨者怨咨不是怨君亦不是怨天之雨且寒只自嘆自傷其衣食之艱難也註謂自傷其生極是覆載內其不堪命者固多而惟小民獨艱一歲中其不聊生者盡然而至寒暑更苦故曰厥惟艱

哉。惟艱句乃穆王嘆息感動君牙意。緊承怨咨來。須點民不寧意。艱易卽中正之關。易卽在艱中。圖卽在思中。思字是良法。上之使民不寧。亦由不能惕然思。故以思字省之。思他若何有此艱。若何免此艱。圖易工夫。就勸農業寬賦。役以開民衣食之源。說。是時徹法未廢。圖字中着不得分。田制里語。非謂饑寒是艱的。衣食是易的。蓋民被饑寒。則其生艱難。若有衣食。則其生容易。故要思他饑寒之艱。以圖他衣食之易。則民得脫艱就易。而獲飽煖之安矣。新說云。艱易無定局。在小民自思而自圖。雖易亦艱。在君牙爲民思而爲民圖。雖艱亦易。艱屬小民。易由君牙。如此看二

其字便無着落了。易字境界甚難。孟子言聖人治天下有菽粟如水火。苟粟不如水火。便不可言易。難易俱以民生言。二其字指民言。上之人不難有惠政。苟任己意而行。未必悉當。必置身其地。曲體其情。而圖之安。一一有以預爲之處。不待暑雨祁寒。時而後有以恤之也。寧者怨咨之反。不可說深了。乃字致重之詞。必如此小民始安于田里中耳。然寒暑怨咨。亦豈盡免得。此堯舜猶病處。傳以養民之難。難字總全節。極是。民乃寧。得此乃寧之民。然後可進爲中正之民。是司徒一思舉敷典。式和之功。都在是了。○司徒職兼養民。謂民不中不正。非性也。以治生之艱耳。爾亦

知夫民之難乎。夏而暑雨，天時之常耳。小民阻于無食，則惟曰怨恨而咨嗟。若曰：物皆有以自養，而我何為獨不然也？冬而祁寒，亦天道之常耳。小民困于無衣，則亦惟曰怨恨而咨嗟。若曰：物皆有以自庇，而我何以獨不然也？夫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今夏而暑，暑而至于雨，民既食，有不克其能以竟日乎？終歲不製衣，則寒；今冬而寒，寒而至于祁，民既衣，有不給其何以卒歲乎？民生之艱，信乎其艱哉！將何以濟之？必思曰：民何為而艱于生至此極也？而謀曰：吾何脩而使民易為生，不至此極也？由是難者勿施而易，與之聚，凡所以賑貸休息，勞來勸相，為民衣食計者，真若已之饑寒，又若已饑之若已寒之也。然後民乃優游于力作，而衣食無難矣。怨咨之聲，儻為樂生之頌乎？乃可望以和則矣。

蘇子瞻曰：方周之盛，越裳氏來朝，曰：久矣天之無疾風暴雨也。中國其有聖人乎？方是時，四夷之民莫不戴王。雖風雨，天事非人，力者亦歸德于王。及其衰也，一寒一暑，亦惟王之怨。是故聖人以民心為存亡，一失其心，無動而非怨者。賞則謂之私，罰則謂之虐，作德則謂之偽，不作則謂之漫。出令而不信，無事而致謗，皆王之咎也。夏諺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游豫

且以爲德。豈復有風雨寒暑之怨乎。○正義曰。傳以祁爲大。故云冬大寒。寒言大。則夏暑雨是大。雨于此言祁。以見之上言暑雨。此不言寒雪者。于上言雨。以見之互相備也。○熊朋來曰。太陽以逐月中氣。後移一辰。自有定法。如昏旦中星。只當以月建對衝。昏旦互求之。孟春昏中之星。卽孟秋旦中之星。孟夏旦中之星。卽孟冬昏中之星。不可拘一月一星。傳曰。火中寒暑。乃退六月初昏。心星中而暑退。十二月平旦。心星中而寒退。此卽求昏旦中星之捷法也。○易九厄曰。初入元百六。陽九謂初入元百六歲。有厄者。曆法一元有四千五百六十歲。

初入元爲陽九。謂旱九年也。次三百七十四歲爲陰九。謂水九年也。其後又爲陽九。陰七。陽七。陰五。陽五。陰三。陽三。此一元之內。水旱陰陽之大數也。故曰陽九之厄。百六之會。律曆志云。十九歲爲一章。四章爲一部。二十四部爲一統。三統爲一元。則一元有四千五百六十歲。初入元一百六歲。有陽九。謂旱九年。次三百七十四歲。陰九。謂水九年。以一百六歲并三百七十四歲爲四百八十歲。注云。六乘八之數。次四百八十歲。有陽九。謂旱九年。次七百二十歲。陰七。謂水七年。次七百二十歲。爲陽七。謂旱七年。注云。七百二十者。九乘八之數。次六百

歲陰五謂水五年次六百歲陽五謂旱五年注云六百者以八乘八八八六十四又以七乘八七八五十六相并爲一千二百歲于易七八不變氣不通故合而數之各得六百歲次四百八十歲陰三次四百八十歲陽三除人元至陽三除去災歲總有四千五百六十年其災歲總有五十七年通爲四千六百一十歲而一元之氣終矣此陰陽水旱之大數也

此勉君牙盡職以追配前人也通節開首第二節欲君法成康對揚文武圖艱以和民則之謨烈全憑自己敬明乃司徒之訓用奉若三句一氣緊趕到追配前人應轉續服

無忝祖考上○首言嗣守文武成康遺緒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故此言亂四方以左右我奉若先王對揚文武正是首尾擊應處丕顯四句細玩無別意卽是上言遺緒之謂謨烈啟佑卽教民養民之遺制也教養勿平入宜先養後教申說運畫曰謨成功曰烈俱就爲治上說重啟佑卽垂裕意言其謨烈之所及者遠也譽髦多士懷保小民者文王之謨文德不顯矣而心思蓄極不能遏其精光之發越曰丕顯者有明示後人意重民五教大賚四海者武王之烈武功獨創矣而誕鷹締造不能無藉累世之勞勤曰丕承者有仰承先猷意二王蓋自相述作而有重光

矣。如云光四方而顯西土人知文王之謨爲丕顯矣。而不知丕顯焉。其卽文王教養之謨乎。善繼志而善述事人知武王之烈爲丕承矣。而不知丕承焉。其卽武王教養之烈乎。啟佑承謨烈說見非特顯承于當時而已。卽以謨烈而開發輔翼我也。啟以知言。啟後人迷令。愚可智。佑以行言。佑後人立令。弱可強。皆無不咸正罔缺。在啟佑上看。規爲至當。有以定百世之常經。曰咸以正。指合天理當人心言。防範不遺。有以盡萬年之經緯。曰罔缺。指大綱舉萬目張言。世風民俗之故。講究已精。補偏揅弊之方。參酌已定。百禩之上。已逆料而窮其變。故不詘法而伸意。亦不滯意而

伸法。罔缺正是咸正處。無處不正。則缺漏何從而生。天下無不變之權。而有常貞之正。法窮于所變。雖神聖之規畫。不能無疎。神運于所貞。卽世變之餘益。見其密。啟佑二句重下對揚。本此謨烈之啟佑。總惟圖民之艱。以立民之則耳。曰咸正則非後人之所得偏倚。曰罔缺則非後人之所可增損。說此句更要帶出後人不可過佚之意。爾惟以下方勉君牙。乃訓指弘敷二節。敬明雖卽敷典和則思艱。圖易然明承弘敷二語說來。夏暑節只作過度看。爲是並承便失賓主。凡教以身心爲的。則民自易從。凡教以衣食爲資。則教尤易入。此先王文武之謨烈。亦先正祖父之舊典。

惟君牙敬明而率由之耳。敬者敬其命，明者明其訓之理。有由訓弘訓二意。敬明中有力行意。是實實以小民失道引爲切體。恫瘝直至。民行克修。纔見君訓能體。看來敬明乃訓是述。上文語不必多講。自上出之爲主命。自下稟之爲乃訓。用奉三句以輔君說。謨烈啟佑垂示昭然。曰光命言文武必稱先王者。以所嗣卽文武成康之緒也。對者行之不忝。揚者舉之不墜。此卽先王已行之政事。故能對揚纔是奉。若初無二意。爾惟以下一氣讀。工夫全在敬明中。對揚就穆王身上說。須帶君牙輔君講。不然則是君牙自對揚了。奉若時說以二字平叙。謂用以輔我奉若云云。不

如屠道南作用奉我順先王更清緊言文謨武烈一代之光命存焉。先王成康嘗用汝祖父爲司徒。舉行教養之事以對揚之。而不遏佚于天下。爾惟敬明乃訓敷典和則思艱圖易競競然守而勿失。用是奉我順先王之所爲而對揚文武之光命。使咸正罔缺之猷。歷五世如新。以追配汝前人忠貞服勞之績乎。配字與對字相敵。君之對揚卽臣之追配。追配無工夫。看來奉者奉承之義。若者將順之義。用以也。此奉若二字指君牙祖父言。文武一代之光命所當對揚者。爾前人嘗奉先王對揚之矣。不可以追而配之乎。然後講爾惟敬明乃訓云云。今汝敬明乃訓而力行之

以盡教養之職。正是將這奉若先王對揚文武光命的一件事來追配于前人。而所以奉若我者亦有光于文武矣。用字直貫到光命是一句。言用此前人所已爲之道以追配之也。中藏君牙奉若穆王意實含下昭乃辟之有義。意不推本文武則憲章之道未備。不近述先王則法祖之準無稽。以此奉若對揚者而追配之。君道盡則臣道完。追者追及而不後配者配合而不殊。比無忝更深。玉成功言所謂太常也。

丁奉曰穆王作誥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夫丕顯丕承卽不顯不承也。而彼以分言文武此以專言文王。豈詩書相異耶。按書洛誥稱王在新邑烝烝文武而清廟爲其升歌之辭。則穆王之分言亦有據矣。今此專言文者劉安成所謂父子並祭統于尊也。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義。

未節要得申戒意。上文曰纘舊服曰無忝曰追配。既歷告以守家法。故此謂之申戒。上二句勉其守家法所係之大。下二句申其守家法所成之大。一直意。乃祖攸行卽舊典有義卽民之治。時式句只論理當然如此。不是着力語。至率祖考句正應上敬明看昭字。應上奉若對揚看。民有其

典萬世不易。臣有其典。後代永遵。民與全慮。心睽。故貴式。和臣典。仍須心體。故貴時式。治謂中正安寧。反是則亂。不曰在舊典。而曰在茲。見治亂無恒。只這關竅。略差些子。不得此句。重看率祖考攸行。卽是昭辟有乂。舍法祖外。更無忠君。曰有乂。是明明有奉。若對揚之美。盡脫然于春冰虎尾之危。○乃惟句。重乃惟二字。若曰如今。再不必他求。乃惟由先正舊典。而是法之舊典時式。且虛虛說。勿入教養。若上文說盡。則下面更不可措詞矣。但當以忠貞服勞。點綴舊典。舊典以故事言。卽先正所以輔先王。而對文武者。不止司徒舊職。言民之治亂。全在茲。式不式之間。是推所

以當式之由。治亂要抑揚重亂邊。言治及亂。戒其有所更也。斯民衣食足。教化行。則治在爾。之式舊典也。斯民衣食不足。教化不行。則亂在爾。之不式舊典也。其實敬明乃訓。卽說舊典是式。世道在人心。人心在典。則典則在上。人之倡率。民之治亂。不在此。而何在乎。末二句。是申戒時式二字之義。攸行。指教養之事。言乂字。指成功言。民有治而無亂。故曰有乂。教養乂。民人君之道。所謂亂四方。是如此。君治未昭。卽率祖有忝。昭者。思艱和。則益廣文武成康之化。發明光大。卽宣播遠近之謂。率祖考之攸行者。正昭乃辟之有乂也。惓惓訓以率祖。無非爲此耳。率祖句。若再重

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繆格其非心俾克紹前烈

通篇以德字爲主故開口說弗克于德弗克與俾克相顧惟已弗克故藉臣弼使克首節敘已憂危以見求助之至惟有德者斯無愆而君位可宅我不能于德則未免于愆而乃嗣前人居大位是故怵惕惟厲中夜興起思欲得人輔導以免言動之愆弗克于德反下聰明齊聖看不主言動之愆說言動之愆卽下愆字不德下一層事先人自文至昭皆是怵惕句本上德不稱位言怵惕心動之名厲危也岸危處曰厲與易夕惕若厲同怵惕非空空懼懼其弗

克于德也中夜以興形容怵惕不遑安處之狀其怵而惕也若臨淵忽墜若履冰忽陷慄然愴然不自知其驚恐至斯也其厲而興也若墜淵忽躍若陷冰忽奮勃然翻然不自知其迅發至此思大庭廣衆過端易防而禁庭浸淫或不及檢何以檢于不及之地而使愆過得免也怵惕惟厲就平日說居高原是厲地不德居高益重厲形故一念驚懼惟有危厲用是中夜不寐徬徨以興此際心思亦不求微美祇求免愆中夜則夜氣初復良心正惺故興而思蓋過必有根不思則欲改無由過言非經也何以免而進于德言過動非爲也何以免之而進于德行無心之失謂之

愆思免正怵惕厲處思則自知克之難有求賢輔德意下
繩糾格本此愆字來一篇倚臣之意見首節后德句正應
弗克于德句。中夜句正關旦夕句。末句正關永弼句。
承上言免過必賴近臣。故就昔在文武之已效者言。勿以
君聖臣賢平迺下文。文武聰明齊聖。小大忠良。專引起侍御
僕從句來。通節重其侍御三句。正人字亦要看。蓋承弼乃
僕臣之職。而盡其職者非正人不能。下五節許多正字。俱
根此二句說。上臣事君不止將順。常君違之不忘。非謂不
以德盛廢規也。罔不欽臧。不是效蓋。卽日用言動極易簡
畧者以見正人之承弼至此。祇若咸休則罔不欽臧之所

致。○聰無不聞。明無不見。齊無不敬。聖無不通。四字皆自
心上看。本文武德之天縱者言。四德言動之本。聰明齊聖
克于德矣。當時小大之臣。又咸懷忠良。而猶嚴僕從之選
罔非正人。以旦夕云云。小臣百官庶尹。是大臣三公九卿
是一心狗國之謂忠。脩職奉公之謂良。重咸懷二字。就心
上思念看。小大忠良包近臣在內。因伯罔是僕臣。故又抽
出侍御僕從言之。實非將小大句跌出其侍御僕從句也。
文武之臣咸懷忠良。又資近臣者何。蓋未有檢人在左右。
而小大忠良得成正君之功也。故說咸懷必歸重到侍御
僕從罔非正人三句。侍給左右者是一項人。御謂車御之

官是一項人。僕謂太僕群僕是一項人。從字總承上三項人。給侍左右謂之侍從。僕御于王者謂之僕從。照下正于群僕侍御之臣。則此罔非正人。須從僕正之簡選得來。正人言必正言。行必正行。罔非二字言位統領者既是率先之正人。而位僚屬者又是簡拔之正人也。以旦夕三字不可漫看。外臣晉接僅有視朝數刻。即人主信而聽之。終必退而與左右近侍論其言行。况主心自知未善。必不令外臣知之。臣忠雖諫必行。亦何能逆其未萌哉。計惟侍從之人出入起居與俱。而號令之出納亦與有職焉。惟得正人。則見有善者幾。即從微處承之。見有不善者幾。即從微處

弼之。旦夕非幾。雖聖明不能保其無。而逸志初萌。一薰陶即可杜其漸。故已形者從命則失宜。違命則失順。惟未言動先而持以正。又安得有不欽不臧之念萌于中乎。直至罔不欽臧。乃真能承弼處出入二句。是動出于正。發號二句。是言出于正。要知君德不止于言動。此就至近處說。蓋出入起居發號施令。就大僕職掌言。大僕掌正王之服位。則有預于出入起居。可知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復逆。復王之答報。逆下之敷奏也。則有預于君之發號施令。可知出入起居能謹于內。然後樞機之發能謹于外。號令其大而所先者也。罔不欽臧。言以文武之聰明齊聖本

自欽本自臧而又得此正人承弼則纖微曲折之間無不臧矣故下民祇若萬邦咸休則皆臣職所可效力處祇若頂言動說咸休卽祇若是民而祇若則便民無不化故曰萬邦咸休萬邦通天下之民說渾渾在世道上言之勿悞以萬邦作臣說與上句平祇若者敬順其言行如非法言不敢言非法行不敢行之意萬邦咸休是舉天下無過言過動而人心大順世道亨嘉之謂二句語氣如萬民正而遠近一于正之謂見其化之隆處世主出入起居鮮克自謹徒欲善其令而欲其行所謂咸其輔頰舌感人之末者也民若邦休豈口舌所能辦哉德盛化隆俱從正人承弼來

正義曰聰發于耳明發于目故爲視聽遠也齊訓中也聖訓通也動必得中通而先識是無滯礙也○按臯陶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元首叢脞哉股肱隋哉萬事墮哉韓偓曰夫帝王之道當以重厚鎮之公正御之至于瑣細機巧此機生則彼機應矣終不能成大功所謂理絲而棼之者也王陽明曰程子嘗云觀者堯學他行事無他許多聰明睿智安能如彼之動容周旋中禮又云心通于道然後能辨是非今且說通于道在何處聰明睿智從何處出來合而觀之萬古治亂源流

宛然矣。○于慎行曰：神以知來，智以藏往，神屬目爲明，智屬耳爲聰。神以知來，卽人之悟性，謂之明；智以藏往，卽人之記性，謂之聰。世稱聰明者是也。有悟性者，資質發揚，屬陽，魂之精也；有記性者，資質沈著，屬陰，魄之精也。有一等術數能推人已往，洞見纖毫而不能前知，所謂藏往，有一等術數能推未來事，多驗而已過事，不能懸曉，所謂知來也。大抵神可兼智，智不能神。智則聖人以下有幾之者，神則非聖人不能也。○按周禮：太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太命，掌諸侯之復，逆王，砥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祭，僕掌受命于王，以眠祭祀。

僕掌群吏之逆與庶民之復，大祭祀相盥而登。○周禮太僕王出入自左馭而前驅，大馭掌御玉路以祀戎，僕掌御戎車，齊僕掌馭金路以賓，道僕掌馭象路以朝夕燕出入，田僕掌御田路以田，以鄙馭夫掌馭貳車，從車使車分公馬而駕治之。據周禮：大馭大僕不通職，馭主馭車卽此御也。僕主正服，位出入王之命令，卽此僕也。左右近習，非人則朝夕漸染入于邪僻而不自知，大臣雖賢，君心已蠹矣。小大之臣初亦妄許將順，有承無弼，輕以聰明齊聖于君，君遂認定真已聰明齊聖矣。繩糾見謂非聖，剛愎成矣。始嘆繩糾格心無下手處，晚矣。惟予一人節泛，敘求助于近臣，而望伯冏之意在其中，與上節對看，無良對聰明齊聖說。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對小

大之臣侍御僕從說匡其不及以下對承弼說與篇首思免厥愆相應無良不及愆謬非心從人品說向行事又說到心術格心句重此處一非起居號令無往不非文武之罔不欽臧全由心正故旦夕承弼乃格心功夫○聰明齊聖開創之道良者繼體之道良卽元良之良無良便于祖德遠有不及以人品言無良卽不及處惟有位之士密邇于前後左右罅隙必不能潛逃其指視則覺而杜之宜先故以吾怵惕惟厲之心實實賴之以匡其不及質非文武則近臣之託重尤切實字要看說個左右前後見護良脈人周圍都缺不得士下文吉士是匡不及句虛有弼之義

繩愆二句乃所以匡三平看不分先後但格心更進繩糾一層畧重些失之大者爲愆愆者體段之差失之小者爲謬謬者節目之誤兼言動在內蓋有非僻之心生于中則愆謬之失著于外所謂不及也愆則繩之使歸于直謬則糾之使歸于正糾有絞切意繩糾與格各有所宜施不可以內外分繩糾多在諫諍格心自有潛消默奪之法諫諍不足以盡之不可謂繩糾卽所以格非心須順文直說言吾之愆吾日夜思免之而不得者必繩吾之愆就是那小有謬處亦要糾之總歸于格其非心小註云匡惡而不格其心則止于東而生于西拔本塞源末流自善格之者匿

瑕伏慝于本性原不相蒙分而拒之外非強而遏之中也。格非心則愆繩繆亦糾而前烈亦從此紹矣。先烈對上出入六句使動則欽言則臧繼前人德盛化行之成烈可也。俾字緊承繩愆二句說不及是不及于理愆謬是過于理故後以克正爲言文武聖德無過可諫故言承弼者主承順而帶匡救言之。穆王思免厥愆以規過爲重故言之不
同

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群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脩不逮○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爾無昵于儉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瘵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

此五節承上罔非正人承弼以責重大正前二節爲綱後二節爲目僕臣節疏大正節爾無昵兩節又疏慎簡節○今予節正求助伯罔懋德全從正于群僕侍御出脉大正卽太僕太僕爲群僕長故曰大正正長也下文正于群僕之正有工夫乃董正之義照下慎簡亦有革正之意而督率亦不可脫正非以長爲大以正大大正而曰作本正已以正屬使群僕皆正然後太僕能率之與懋乃后德交以

脩君之所不逮。如文武時之旦夕承弼也。宅丕后。后非以位爲大。以德大。故以懋。乃后德言。交修不逮。正所以勉進君德者。惟當匡。故欲交修。交者不一之稱。前後左右非一人。交字從群字生。指大正群僕。與穆王之精神相往來也。故下卽緊接慎簡。總之一言一動。必規于正。是修有切磋琢磨意。修去其氣習。意理之障。而粹然一德也。卽繩糾格心之義。勉進君德。所謂舉明主于三代。不進不休也。不逮卽弗克于德。不及欽不及臧是也。正對懋看。不懋安知其不逮哉。懋德全在交修。交修全在其人之皆正。故必以大正爲綱領。

張氏曰。公卿進見。有時僕御褻近。無間。有時者。見其尊嚴無間者。知其情性尊嚴。則未易犯其顏色。習熟故可糾其過失。救過于無間之時。易爲力。救過于已發之後。難爲功。○徐大儀曰。治有體統。雖急于求助。苟徧擇之。則叢脞矣。故命太正。精簡其僚。不待王親擇也。陸贄在唐。欲使諸司長官各舉其屬。庶亦成周之意。○周禮夏官司馬。祭僕掌眠。祭祀隸僕。掌五寢掃除。戎僕掌御戎車。齊僕掌御金輅。以賓正義曰。正訓長也。周禮太御中大夫。太僕下大夫。孔以此言太僕。正則官高于太僕。故以爲周禮太御者。知非周禮太僕。蓋是周禮太僕。則此

云太僕是矣何須云正乎且此經云命汝作大正正于群僕按周禮大馭中大夫而下有戎僕齊僕道僕田僕太御最爲長既稱正于群僕故以爲太御中大掌御王輅之官戎僕雖中大夫以戎事爲重敘在太御之下故以太僕爲長太僕雖掌燕朝非親近之任又是下大夫不得爲長

慎簡乃正之先務未有不擇人而能率屬者慎簡句虛下不用小人惟用君子正慎簡之實無以其惟相形看應正于群僕句巧言輩點出不正吉士點出正來方合正于群僕之旨如此喚醒不惟根前罔非正人而于下厥后克正

亦有因○巧言巧爲言語以順從上意無情實也今色其顏色以悅人主無本質也便辟者前却俯仰以爲恭媚者爲側行以求愛傾側而媚媚也順人所欲曰便避人所惡曰辟側者傾邪媚者諂悅八字寫盡儉人的情狀總是曲投人好巧于進身之狀要見人主所以與之易親者正以此也正人不一而該以吉士者以德言惟字重看一人不容雜也此曰吉士見巧令便媚等爲凶人

府史以下官長所自辟除命士以上皆應人主自選此慎簡是銓擬可者以白于王而用之非太僕自得辟除其僚屬也

此論在僕臣所係之重。而意在大正之慎簡上。要認克字。彼正人力量自有挽之而成其克者。下要認惟字。后何德。惟臣之正。卽其德。兩惟臣根上緊煞。克正自聖。與后德不德俱指言動說。正卽吉士。諛卽巧言。令色便辟側媚者。皆本僕正所簡來。僕臣正四句。須連說。總形容君心難正。易邪意。后之克正。其爲德可知。竟以僕臣之正得之。后之自聖。其不德可知。竟以僕臣之諛成之。是后德固惟僕臣不德亦惟僕臣也。可不正乎。○僕臣者。左右旦夕之臣也。爾能慎簡。則所謂吉士者。夫非正人。耶有愆謬。而直爲指。有非心。而潛爲格。厥后之言動。克正矣。爾不能慎簡。則所謂

巧言。令色。便辟。側媚者。夫非諛人。耶有愆謬。而曲爲飾。有非心。而巧爲逢。厥后動未欽。而自以爲欽。言未臧。而自以爲臧。后且聖矣。僕臣正。正字根上。正于群僕來。僕臣諛。反上不能正于群僕來。正是十分端正者。一念不正。就是諛。曰自聖。亦要好念頭。而獨居宮禁見聞。第局于自不自知其非耳。不曰邪。則俱邪。而曰諛。則自聖者。自古小人之敗。君德爲昏。爲虐。曷其有極。至于自聖。猶若淺之爲害。獨以是蔽之者。蓋小人之蠱其君。必使之虛美。薰心。謂人莫已若。而欲予言。莫之違。然後法拂日遠。而快意肆情之事。亦莫或齟齬其間。故凡人自知其非。猶可轉不正而之正。傲

然自以爲聖終至不可救藥。后德惟臣二句，舊卽申上說。言君德之修廢，係僕臣之賢否如此。此所以必當慎簡，乃僚而不可忽也。看來通節口氣，俱緊。后德二句，乃是緊承上句而足之之意。若僕臣正厥后，就克正。僕臣諛厥后，就自聖。后之德惟是臣不德，亦惟是臣變換至易。關係豈不重哉。蓋全是此二句說。僕臣關係甚重，若作申言說，便緩了。須着力二惟字，緊緊收拾作一氣講。曰惟臣見獨操之意。僕臣薰染日深，氣體日習，雖小大豈無忠良，竟無益于君德成敗也。須重不德邊，以起下節之意。

丁奉曰：穆王作問命云：后德惟臣不德，惟臣一聽于臣。是以造父之諛，挾其術而進，不責于君，是以巡遊之樂，乘其耄而荒。

此申戒其不慎簡之失。無昵貫下，只一句。儉人卽巧令等人，重無昵字。儉人欲以長君逢君之計，結人主知，必先以便捷可喜之情，投上官好，毫有戀不能割之意。上之耳目，皆此輩之所盤據。盤據于耳目，卽壅蔽其聰明。故戒以無昵。儉人充我耳目之官，引導君上，以不欽不臧，而非先王慎言慎動之成典也。官曰耳目，此僕從者。君欲聞見，則寄聽觀而彼有言行，亦得入君之耳目。故曰耳目之官。先王之典，卽罔有不欽，罔有不臧之成法。非字對是字看，非先

王之典猶云非先王之法言法行云耳。勿以非字作詆毀看。耳目之地最易移人。無待一一導君。而不覺狹小制度之心。與之俱化矣。無昵儉人則惟用吉士可知。正欲其慎簡也。

不能慎簡則便昵于儉人。不必說到以貨任人。下以貨任人是人情之常。故穆王特惕此以戒之。雖昵中事而上。面實不專指此也。承上來昵用儉人多由以貨賄。非人惟貨。賢如伯冏必不鬻官。穆王爲倖進慮。不得不及于此。二吉字根上吉士來。非人其吉。人卽吉士。惟貨其吉。便以儉人爲吉士也。沈虹野曰。瘵官就所任之僚屬說。以人事君敬

之大者。故群僚至于曠官。則其長大不能敬君矣。惟爾下方指伯冏言。時說瘵官三句俱指伯冏身上說。如云然儉人之進。又有自賄得之者。夫子所望于群僕者吉人也。若不惟其人之吉。而惟以貨賄爲吉。則是汝不能正于群僕。而曠其大正之官。且以君之左右前後爲汝賄地也。大不敬矣。又與以昵進者不同。我且汝罪也。曰瘵曰汝辜其詞。凜如自慎簡。乃僚節至此。皆正于群僕之事。

按後世近習更相表裏。鮮不以利合者舍人才而論貨賄。近習之通弊也。自盤庚總偵寶之戒。至此復見之。夫成湯文武之隆。未數數以偵防其臣也。其商周之哀乎。

○穆王既知伯冏之賢而任之又疑其黷債何也蓋伯冏雖操進退之權安能不寄耳目于人但使儉王得實緣以惑伯冏卽不視爲貨亦同伯冏貨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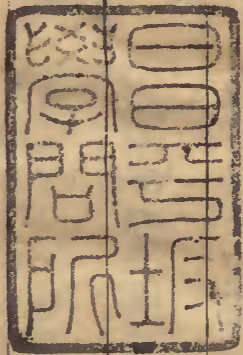
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

末節致深長之望欽字欲其無輕視君命無卑視已職也一氣說下近習之臣不患其不能將順而莫承惟患其不能匡救而莫弼在先王曰承弼在已則但欲承弼而不及承見子德無良無善之可承而止有過之可弼也大正爲群僕長正乃后全在率屬簡僚弼字內包慎簡而不昵愴人意彝憲卽先王之典出入起居之欽發號施令之戒見

彝字對吉士看。弼者正救乎我而使之不悖乎此也。永弼者謂長如此勿使有弗繼也。上文匡不及脩不逮曰繩曰糾曰格皆言弼。此言永弼比旦夕承弼更進一步。臣永弼則君免愆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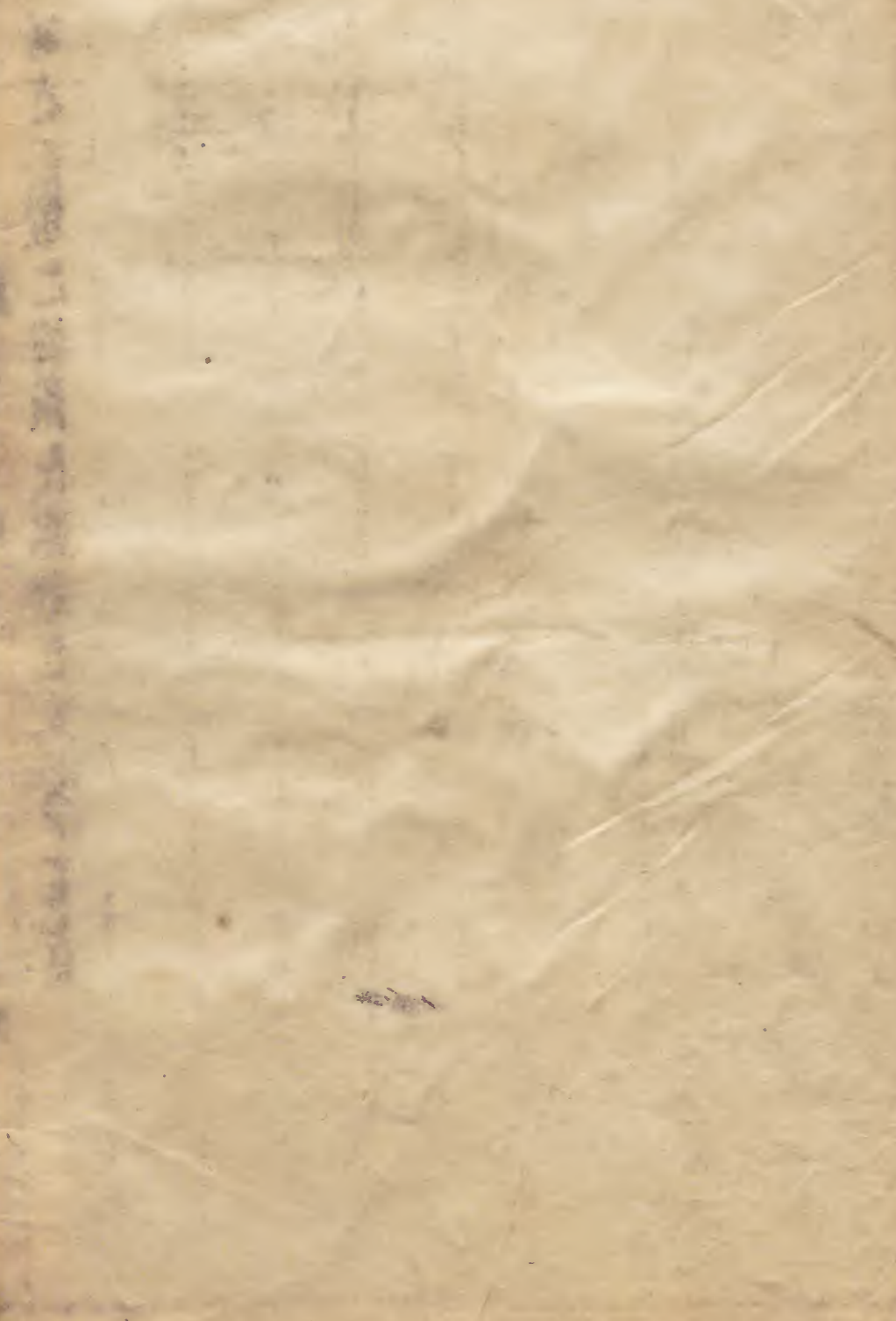
蘇子瞻曰嗚呼予讀穆王之書一篇然後知周德之衰有以也夫昭王南征而不復至齊桓公乃以問楚是終穆王之世君弑而賊不討也而王初無憤耻之意乃欲以車轍馬跡周于天下今觀君牙伯冏二書皆無哀痛惻怛之語但曰嗣先人宅丕后而已足以見無道之情非祭公謀父以祈招之詩收王之放心則王不復矣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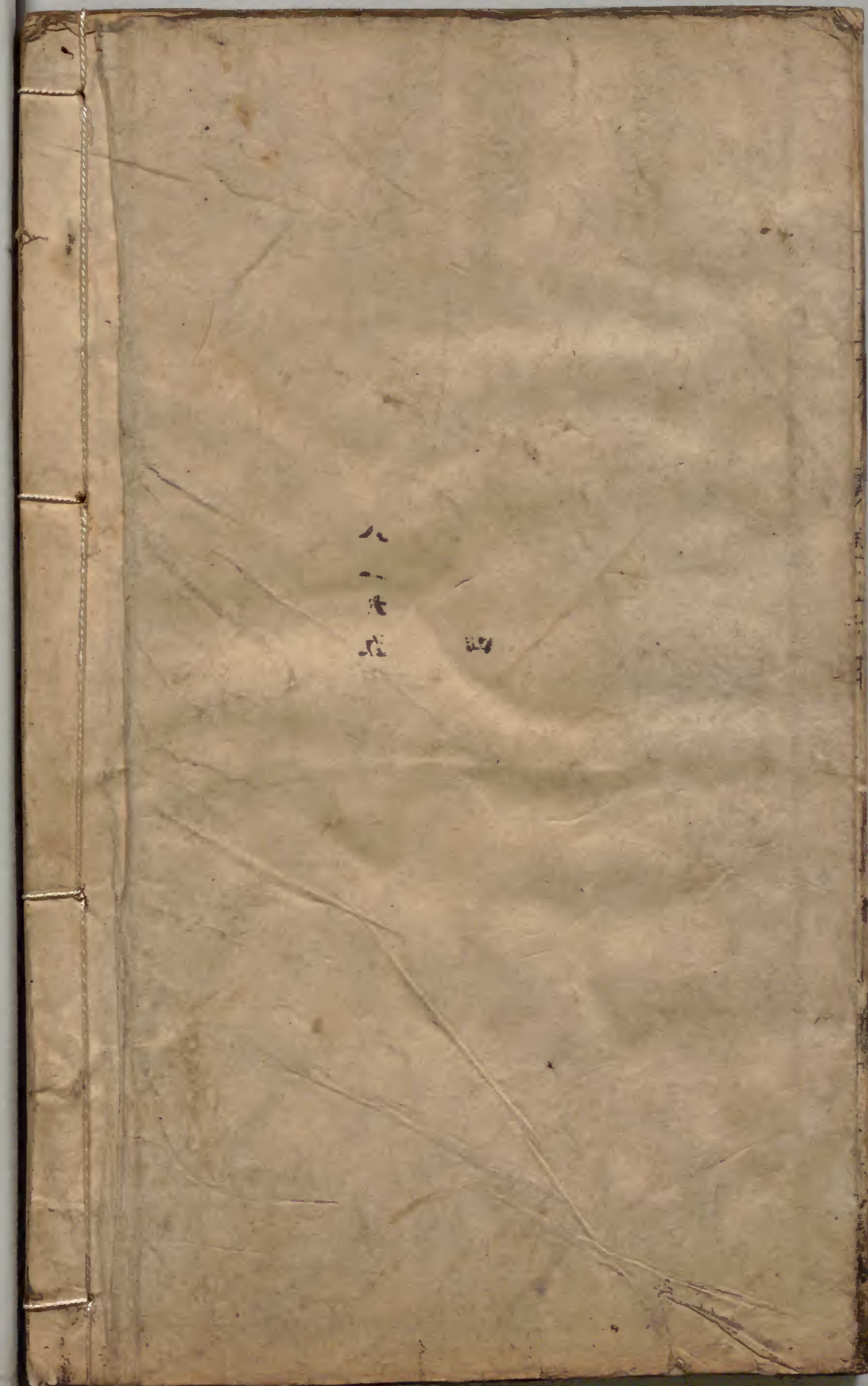
刑有哀敬之情蓋在感悔之後時已耄矣



蕭子顯曰。平。平。蕭。王。之。書。一。篇。然。後。成。周。之。書。
限。百。泉。珍。矣。

梓曰。蘇。晉。言。讀。均。言。承。讓。此。且。又。承。讓。更。豈。一。步。且。承。讓。
昔。謂。其。吹。此。以。對。齊。故。繼。也。士。文。固。不。及。辭。不。盡。曰。對。曰。
蔡。字。惟。吉。士。香。瀟。香。五。地。平。其。而。對。之。不。對。平。此。也。承。讓。





八
一
七
五